# 清中葉迄民初的毛皮貿易與京城消費

賴惠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王士銘 國立清華大學博士班

## 提 要

本文利用蒙古共和國國家檔案館藏恰克圖商貿檔案、《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討論十八世紀以降中國與俄國、英國、美國等毛皮交易情形。俄國進口毛皮以陸路動物為主,英美進口毛皮以海洋動物為主。本文將恰克圖商貿檔案中的貂皮、狐皮、鼠皮、水獺皮、海豹皮、貓皮等作圖表,發現十九世紀俄國進口的毛皮數量逐漸下降,但和英美進口海獺、海豹、兔皮等數量做比較,仍占多數。

清朝制定宫廷、王公、文武百官的冠服制度,冬季的服飾特別使用毛皮種類來顯現皇室、王公、官員等級差異;因製作冬季冠服需要,遂使北京成為毛皮製作中心。由俄羅斯輸入大量毛皮,原來作為階級象徵的毛皮服飾,逐漸成為中國各地流行服飾,因毛皮在市民的日常生活具有炫耀性作用,打破了社會階層的藩籬。

由北京工商行會組織可見毛皮手工業分工細密、專業,至民國時期仍可以製作外銷高級毛皮服飾。北京的皮貨歸各皮貨店估衣鋪或綢緞店批售,每年入秋,即為批貨之期;上海、南京、漢口、山東、河南、江西、湖南、廣東等處客商,即來北京採購皮貨,其中以上海為最多。北京的皮貨店集於西河沿東口、小蔣家胡同、東大市、東珠市口等地區,可見城市之專賣區。

關鍵詞:恰克圖貿易、毛皮、北京行會

## 前 言

自古以來,皮裘為上層社會地位的象徵,蒙元入主後中國冠服中多有毛皮,明 代狐皮被視為奢侈品,貂皮、海獺皮、銀鼠皮等珍貴毛皮亦為民眾喜愛。明朝皇家 和官員穿著的毛皮主要來自蒙古和女真兩地,數量最多時達十幾萬張。「清朝統治 的帝國版圖擴張至喀爾喀蒙古,與俄羅斯接壤。十八世紀俄國每年輸入中國的毛皮 達數百萬張,至十九世紀恰克圖與萊比錫(Lipsia)為全球兩處毛皮貿易的重鎮。 過去,我利用清宮檔案討論清朝入關後推行滿族傳統服飾為基礎,制定冠服制度, 冬季的服飾特別使用毛皮種類來顯現皇室、王公、官員等級差異。商人由俄羅斯輸 入大量毛皮,原來作為階級象徵的毛皮服飾,逐漸成為中國各地流行服飾,因毛皮 在市民的日常生活具有炫耀性作用,故打破了社會階層的藩籬。2 當時我利用內務 府的皮庫月摺檔,討論宮廷用度毛皮情況,又參考 Clifford M. Foust, Muscovite and Mandar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 1727-1805 一書所討論俄羅斯毛 皮的產地和價格等。近年來有不少由俄文翻譯的書籍問世,例如米、約、斯拉德科 夫斯基著、宿豐林譯,《俄國各民族與中國貿易經濟關係史(1917年以前)》、阿. 科爾薩克著、米鎮波譯,《俄中商貿關係史述》、特魯謝維奇著、徐東輝、譚萍譯, 《十九世紀前的俄中外交與貿易關係》三本書都討論到毛皮貿易,以阿・科爾薩克 討論俄國毛皮最為翔實,但關於產地方面與 Clifford M. Foust 差不多,而時間斷則 限於 1850 年。<sup>3</sup>《19 世紀俄中關係: 資料與文獻第一卷 1803-1807(中)》 蒐集中俄 十九世紀政府檔案,包括清朝滿文檔案和俄羅斯檔案,內容有恰克圖貿易、廣州貿 易等史料,與本文相關。4

謝·賓·奧孔著《俄美公司》討論俄美公司在十九世紀毛皮的產量,亦為重

<sup>1</sup> 參見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臺北:南天書局,1989); 邱仲麟,〈保暖、炫耀與權勢——明代珍貴毛皮的文化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80本4分(2009),頁555-631。

<sup>2</sup> 參見拙作,〈清乾隆朝內務府皮貨買賣與京城時尚〉,胡曉真、王鴻泰主編,《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11),頁 103-144;〈乾嘉時代北京的洋貨與旗人日常生活〉,巫仁恕等主編,《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頁1-35。

<sup>3</sup> Clifford M. Foust, Muscovite and Mandar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 1727-180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N.C. 1969); 米·約·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豐林譯,《俄國各民族與中國貿易經濟關係史(1917年以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阿·科爾薩克著、米鎮波譯,《俄中商貿關係史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特魯謝維奇著、徐東輝、譚萍譯,《十九世紀前的俄中外交與貿易關係》(長沙:岳麓書院出版社,2010)。

<sup>4</sup> B. C. 米雅斯尼科夫主編,徐昌翰等譯,《19世紀俄中關係:資料與文獻第一卷 1803-1807 (中)》(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2013)。

要参考書。<sup>5</sup>吉田金一、〈ロシアと清の貿易について〉利用《俄中通商歷史統計概覽》討論俄國在十九世紀毛皮輸出的數量變化,基本上產量越來越少。<sup>6</sup>最近,森永貴子著〈ロシアの擴大と毛皮交易:16-19世紀シベリア・北太平洋の商人世界〉、〈イルクーツク商人とキャフタ貿易:帝政ロシアにおけるユーラシア商業〉,討論俄羅斯向東方的擴張,以及商人的毛皮貿易,特別是政府特許的俄美公司。<sup>7</sup>

有關英美毛皮進口中國的資料,以《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為主,記載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由英國、美國進口的海獺、海豹、兔皮等,每年約二十萬元。<sup>8</sup> 蔡鴻生的論文討論廣州的毛皮貿易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美國輸入的毛皮達二十餘萬美元,二十年代以後太平洋區域毛皮資源枯竭,美洲毛皮被毛織品取代。長期以來,海洋動物毛皮是獵產品而不是畜產品,無論是俄國式或美國式的開發,都是捕殺而無養殖。數十年間,海獺和海豹等珍貴皮獸,已瀕臨滅絕的邊緣。<sup>9</sup> 從廣州貿易和恰克圖貿易相互比較,可看出從陸運的毛皮數量較多。

本文擬利用《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討論乾隆三十四年(1769)清朝制訂恰克圖章程後,規定俄羅斯毛皮價格,這價格到十九世紀因動物獵殺殆盡而起了變化。此外,臺北蒙藏委員會複印蒙古共和國國家檔案局檔案〈恰克圖各鋪戶請領部票隨帶貨物價值銀兩並買俄羅斯貨物價值銀兩數目清冊〉,這批資料起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迄於同治十年(1871)。10 乾隆五十七年中俄恰克圖貿易中斷八年後,恢復互市;因此,中國商民攜帶物品與俄羅斯交換貨物,必須向理藩院登記。乾隆晚期到嘉慶初年,雙方貿易「以物易物」,交換雙方貨物,沒有記錄價格。至嘉慶二十一年(1816)起,則詳細記錄商號名稱、領部票數量、攜帶貨物數量與銀兩,兌換俄羅斯貨物數量與銀兩等。中國出口的物資主要以茶葉為主,布疋和綢緞次之。俄國出口的則是毛皮和毛織品等。《俄中通商歷史統計概覽》雖有毛皮貿易的總額,但沒有單價等,本文利用恰克圖商號的資料做長期統計,此為本文擬討論的

<sup>5</sup> 謝·賓·奧孔著、俞啟驤等譯,《俄美公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頁 51-54。

<sup>6</sup> 吉田金一,〈ロシアと清の貿易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5 卷 4 期 (1963), 頁 39-86。

<sup>7</sup> 森永貴子、《ロシアの擴大と毛皮交易:16-19世紀シベリア・北太平洋の商人世界》(東京: 彩流社,2008);同氏、《イルクーツク商人とキャフタ貿易:帝政ロシアにおけるユーラシア 商業》(札幌:北海道大學出版會,2010)。

<sup>8</sup> 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區宗華譯,《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卷2,頁455。

<sup>9</sup> 蔡鴻生,〈清代廣州的毛皮貿易〉,《學術研究》,1986年4期,頁85-91。

<sup>10</sup> 蒙古共和國烏蘭巴托的國家檔案館館藏相當多的滿文、蒙文、漢文檔案,行政院蒙藏委員會曾 複印漢文資料,從這些檔案可理解商人在恰克圖貿易情形。

#### 問題之一。

宫廷製作服飾取動物毛皮之精華,如烏雲豹皮長褂、草狐腿長褂、青狐下頦長褂、金銀下頦長褂、海龍皮長褂等。衣、褲的製作過程是將小塊毛皮拼裝加工,只取毛皮最珍貴的部位狐膁、下頦做成長褂。縫製手工細緻,「針腳細若蚊睫,工藝精妙絕倫」。<sup>11</sup> 清宮皮庫熟皮匠 118 名、刷毛匠 2 名、氆氇匠 9 名,衣庫裁縫匠 125 名、毛毛(皮)匠 118 名。<sup>12</sup> 又規定:「本項匠役不敷應用,仍添外僱民匠」,這些外僱工匠成為北京毛皮業的重要成員,甚至有組織行會。<sup>13</sup> 宫廷毛皮製作的材料和技術影響北京毛皮手工業,至民國年間北平仍為皮貨製作之重心。《中國古代當鋪鑑定秘籍》提到北京毛皮的製作技術:「大凡皮子,頭等熟的,好是京師,熟的板子不響;二等熟的,好是交城。皮之毛子,白毛子且捲如陽光。亮的皮子毛且黃而又直,凡細毛乾者,稱之曰柴。大凡皮子頭等發蘇州,二等京。大凡皮子每一尺二寸為一方。凡皮子發死的,價就次了。」<sup>14</sup> 毛皮加工必須注意柔軟、明亮,且統一規格將毛皮裁成一尺二寸見方,以便縫製皮裘。本文利用民國《新北京指南》、《實用北京指南》、《北平市工商業概況(一)》<sup>15</sup> 討論民國時期的北京工商業。從清宮的縫製毛皮技術影響到北京城市的工商活動,這是本文想討論的問題之二。

則松彰文認為清代中期以後成立「消費社會」,要從生產、流通、消費三個途徑來思考。<sup>16</sup> 本文依循此一途徑,探討清中葉以後的北京消費。首先,討論來自俄羅斯、英美等毛皮貿易。其次,討論珍貴毛皮數量減少後,清代服制規定與官員的因應措施。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取消官員毛皮服制規定,而北京製作毛皮技術精湛,匯集全國各地的毛皮加工,製作高級的皮毛外銷全世界。過去,學界關注廣州毛皮進口,本文則利用新的檔案論述北京的毛皮消費。

<sup>11</sup> 嚴勇、房宏俊、殷安妮主編,《清宮服飾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258。

<sup>12 (</sup>清)文璧等纂,《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廣儲司》(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故宫珍本 叢刊,第3冊),卷一,頁353。

<sup>13</sup> 李華,〈明清以來北京的工商業行會〉,氏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北京:文物 出版社,1980),頁1-46。

<sup>14 〈</sup>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銷鑑定秘籍》(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頁90-91。

<sup>15</sup> 撷華編輯社編,《新北京指南》(北京: 撷華書局,1914),第十二類服飾;徐珂編,《實用北京指南》(北京: 商務印書館,1920);池澤匯等編纂,《北平市工商業概況(一)》,張研等主編,《民國史料叢刊》(鄭州: 大象出版社,2009),第571 册。

<sup>16</sup> 則松彰文,〈清代中期社會における奢侈.流行.消費——江南地方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學報》,80卷2期(1998),頁173-200。

## 一、清中葉以後的毛皮貿易

乾隆三十三年(1768),中俄恢復恰克圖貿易後,兩國貿易額約在二百萬至三百萬盧布之間,較以前明顯增加。乾隆皇帝諭旨庫倫辦事大臣訂定恰克圖章程,擬定開市後對俄羅斯貿易策略。庫倫辦事大臣瑚圖靈阿擬定:「俄羅斯哪項物件應如何折價,如何依時應增價,應減價之處,亦照此由行頭等會同各商人研商統一去買換,永遠禁止暗中妄行加價爭著買換俄羅斯物件。這些俱交給部院章京詳查,嚴加管理。」<sup>17</sup>次年,恰克圖辦事理藩院郎中留保住奏報,將俄羅斯貿易物件,分別舊商品數目、新減商品數目送皇帝御覽。但是,十八世紀俄國輸出的毛皮佔總貿易的85%,至十九世紀毛皮比重不斷下降,在1930年代末降至28%。1854年毛皮的比重大為下降,僅占5%。<sup>18</sup> 俄國輸出的毛皮數量少,價格自然提高,本節將討論十九世紀俄國輸入毛皮的數量和價格。

#### (一) 中俄貿易

乾隆三十四年(1769)恰克圖辦事理藩院郎中留保住奏報四月初三日與俄羅斯進行恰克圖貿易事,他說:「俄國人遵照我們現滅商品貿易已有十日,與我方商人毫無爭端,謙和貿易。在前俄羅斯貿易物件,分別舊商品數目、新減商品數目,繕寫漢字清單一併呈覽。」<sup>19</sup> 就留保住所附物價單,可知這是按照恰克圖章程。照前將俄羅斯物件價值數目,十分減一、二、三分不等。參見表一。

<b>≠</b>	3/1/2 一		
衣一	乾隆三−	上四年前後的貨物價格	

俄羅斯商品	單位	舊價京布	減作京布	單價 (每張)	單價銀兩
頂高銀針皮	<b>寿張</b>	17甬	14甬	14甬	42
中等銀針皮	<b>寿張</b>	10甬	8甬	8甬	24
下等銀針皮	<b>寿張</b>	7甬	5甬	5甬	15
大銀鼠皮	每百張	8甬	7甬	0.7疋	0.21
中銀鼠皮	每百張	5甬	4甬	0.4疋	0.12
鍋蓋水皮	<b></b> 每張	1甬6疋	1甬4疋	1甬4疋	4.2
翻板水皮	<b></b> 每張	1角8疋	1甬6疋	1甬6疋	4.8

<sup>17 〈</sup>欽差駐庫倫辦事大臣瑚圖靈阿等奏請恰克圖中俄貿易應制定有關條例摺〉,《軍機處滿文錄副 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編號 03-2281-019,微捲 83 捲,頁 1661-1678。

<sup>18</sup> 孟憲章,《中蘇貿易史資料》(北京: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1),頁174。

<sup>19 〈</sup>恰克圖辦事理藩院郎中留保住奏報與俄羅斯進行恰克圖貿易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號03-2311-014,微捲號85,頁1758-1763。

俄羅斯商品	單位	舊價京布	減作京布	單價(每張)	單價銀兩
長毛水皮	每十張	8甬	7甬	7疋	2.1
水獺肷皮	每十張	4甬	3 甬	3疋	0.9
大白灰鼠皮	每千張	24 甬	20 甬	0.2疋	0.06
二白灰鼠皮	每千張	18甬	15 甬	0.15疋	0.045
带尾黑鼠皮	每千張	18甬	15 甬	0.15疋	0.045
雜樣灰鼠皮	每千張	15 甬	13 甬	0.13疋	0.039
粗毛貂皮	毎張	1甬	8疋	8疋	2.4
黑羔子皮	每百張	16甬	15 甬	1.5疋	0.45
長脖羔子皮	每百張	5甬	4.5 甬	0.45疋	0.135
白羔子皮	毎百張	7甬	6甬	0.6疋	0.18
紅狐狸皮	毎十張	10 甬	8甬	8疋	2.4
二信狐狸皮	毎十張	6甬	5甬	5疋	1.5
黄狐狸皮	毎十張	4甬	3甬	3疋	0.9
小毛白狐狸皮	每百張	33 甬	28 甬	2.8疋	0.84
二毛白狐狸皮	每百張	26 甬	22 甬	2.2疋	0.66
大毛白狐狸皮	每百張	24 甬	20 甬	2疋	0.6
青狐仔皮	每百張	18甬	15 甬	1.5疋	0.45
黑貓兒皮	毎百張	7甬	6甬	0.6疋	0.18
花貓兒皮	毎百張	5甬	4甬	0.5疋	0.15
沙狐皮	毎百張	28 甬	24 甬	2.4疋	0.72
蒼兔皮	每百張	7甬	6甬	0.6疋	0.18
花魚皮	每百張	40 甬	35 甬	3.5疋	1.05
青魚皮	每百張	35 甬	30甬	3疋	0.9
騸馬	毎匹	3甬	2甬4疋	2甬4疋	7.2
騍馬	毎匹	1甬8疋	1甬6疋	1甬6疋	4.8
綿羊	毎十隻	3甬	2甬5疋	2.5疋	0.75

資料來源:〈恰克圖辦事理藩院郎中留保住奏報與俄羅斯進行恰克圖貿易事〉《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號03-2311-014,微捲號85,頁1758-1763。

表一中銀針皮為海獺皮。在十八世紀上半葉,德國人 G. F. 米勒(1705-1783) 是德國人在十八世紀上半葉曾在西伯利亞旅行十年,撰有《西伯利亞的征服和早期 俄中交往、戰爭和商業史》,是研究皮毛貿易的權威著作;他利用大量檔案和實地 調查材料,認為堪察加半島和新發現群島的主要皮貨是海獺皮、狐皮、黑貂皮、白 鼬皮、狼皮、熊皮等。這些皮貨經海路到鄂霍次克,然後沿著西伯利亞邊境運往恰 克圖,絕大部分皮貨在恰克圖賣給中國人,獲利很大。除此之外,俄國也將外國的 皮貨輸入聖彼得堡再運到邊境,英國提供大量來自哈得遜灣和加拿大的海狸皮和其他皮貨。<sup>20</sup>

海獺皮(otter skins)的數量作多且最貴重,它們經常出沒於阿留申群島和狐狸群島。由於海獺皮和普通海狸皮相似,被俄國人稱為 Bobry Morski 意即海狸,有時候也稱堪察加海狸。上等海獺皮每張賣 30-40 盧布、中等海獺皮每張賣 20-30 盧布、下等海獺皮每張賣 15-25 盧布。在恰克圖老海獺皮和中年的海獺皮每張賣 80-100 盧布,次等海獺皮每張 30-40 盧布。<sup>21</sup> 當時的 1 盧布等於銀 7 錢,表一頂高銀針皮一張 42 兩、中等銀針皮一張 24 兩、下等銀針皮一張 15 兩。海獺皮在中國稱為銀針海龍皮,乾隆年間崇文門的商稅內,一張銀針海龍皮課稅銀 8 錢。熊皮和元狐皮每張稅銀 6 分、貂皮每張課稅 4.2 分、駱駝皮和牛皮每張稅銀 1.2 分。香鼠皮和銀鼠皮 100 張才課稅 3.6 錢。<sup>22</sup>

乾隆三十六年(1771),皇帝詢問吉林將軍富椿有關海獺的資訊,富椿回覆:「漢人稱之為太平貂,價亦賤。詢據地方人言,此乃勒可哩(lekeri),係海獺崽。 夫海獺者,到海方可捕獲;勒可哩者,於海口即可捕得。因此,與內庫所存真正海 獺皮核對,看的毛尖黑且密,並非如此。從前海獺不易捕得,捕獵者必先寫遺書後 方去捕獵。是以先汗特頒仁旨永禁。惟因進貢,故意誇大其難,亦未可定。或有小 人圖利,仍在海私捕者,亦為難免。富椿想是不認得海獺,被人所騙,將勒可哩作 為海獺送來者,亦有之事。」<sup>23</sup> 海獺皮可貴是得到大海捕捉,海獺崽棲息海口容易捕 捉,亦稱太平貂。太平貂皮的稅則為海龍皮的四分之一,每張徵銀 2 錢。<sup>24</sup>

從 1797 至 1821 年俄美公司捕獲的海獺為 72,894 隻,而從 1842 至 1861 年則 剩 25,602 隻。一張海獺皮的售價一般在 100-300 盧布,最珍貴的海獺皮有時達到 1,000 盧布,這種珍貴毛皮在中國的銷量甚少。俄美公司獵獲的海獺皮一小部分經

<sup>20</sup> G.F. 米勒、彼得·西蒙·帕拉斯,《西伯利亞的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戰爭和商業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頁29。

<sup>21</sup> G.F.米勒、彼得·西蒙·帕拉斯,《西伯利亞的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戰爭和商業史》,頁 31-32。

<sup>23</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長沙:嶽麓書院,2011),第9冊,頁 620-621。

<sup>24 〈</sup>督理崇文門商稅鹽法·乾隆四十五年新增稅則〉,陳湛綺編,《國家圖書館藏清代稅收稅務檔案史料匯編》,第7冊,頁3021。

由恰克圖運往中國和直接運往廣州,大部分則在俄國國內銷售。<sup>25</sup> 根據阿·科爾薩克的說法,運往恰克圖的海獺皮比運往俄羅斯的質量要差,因為先把優等的挑選出來在俄羅斯國內銷售,再把剩下的運送到恰克圖銷售。<sup>26</sup> 北京的當鋪對俄羅斯產的毛皮有詳細描述:「海龍皮,俄羅斯者高皮大絨,足有銀針。每張銀六十兩」。<sup>27</sup>

恰克圖貿易中,貂鼠為珍貴的皮貨之一。最好的貂鼠皮來自東西伯利亞,尤其是堪察加。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由於西伯利亞森林窮捉濫捕紫貂、普通貂和玄褐色狐狸等貴重毛皮,以致數量急遽減少。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毛皮佔出口總值的85%,到1826年只佔47.5%。平均每年向中國輸出400-600萬張灰鼠皮,200萬張羔羊皮、3萬張狐皮。到1841-1843年灰鼠皮剩100萬張,羔羊皮12.5萬張、狐皮為1.5萬張,紫貂皮剩245張。<sup>28</sup>

〈當譜集〉載:「凡看貂皮要毛細軟嫩,嫩是新鮮色、好要毛厚、伶放板張要大、色道要紫。」<sup>29</sup> 道光二十三年抄本〈論皮衣粗細毛法〉記載:「紫貂其色紫,毛厚滿絨、滿坐、滿針,並不露板。其皮厚而柔者上也。其色微紫,而草黃色者次也。其針黑、其毛絨烏包色者,更次也。紫貂皮一張銀三兩,以至於五、六兩。」<sup>30</sup> 貂皮毛細柔軟,紫色是最高級的貂皮,紫貂每張三兩至六兩,與恰克圖商號清冊記載的相符。

十八世紀中葉,每年有6,000-16,000 張貂皮經由恰克圖輸出,貂腿亦單獨出售,每年出口50,000-100,000隻。<sup>31</sup>圖1顯示十九世紀商號購買的貂皮數量大都在一萬張以下,而價格則在2兩至5兩間,比表一的貂皮價格2.4兩貴些,而且到十九世紀下半葉價格顯著上漲。G. F. 米勒提到來自西伯利亞的許多皮貨很不值錢,甚至抵不上運進歐俄所需的運費,而那些以高價賣給中國人的上等皮貨,則由

<sup>25</sup> 謝·賓·奧孔著、俞啟驤等譯,《俄美公司》,頁51、215。

<sup>26</sup> 阿·科爾薩克著、米鎮波譯,《俄中商貿關係史述》,頁 165。

<sup>27 〈</sup>當譜〉,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鋪鑑定秘籍》,頁 188。

<sup>28</sup> 米·約·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豐林譯,《俄國各民族與中國貿易經濟關係史(1917年以前)》,頁 231。

<sup>29 〈</sup>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鋪鑑定秘籍》,頁91-92。

<sup>30 〈</sup>論皮衣粗細毛法·道光二十三年抄本〉,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銷鑑定秘籍》,頁 131。

<sup>31</sup> 米·約·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豐林譯,《俄國各民族與中國貿易經濟關係史(1917年以前)》,頁231。

於價格高昂難得在俄國境內遇到買主。32

北極狐本色是藍灰色或深灰色的,但它們隨不同年紀和不同季節而換毛。它們剛生下來毛色是褐色,冬季變為白色,夏季變為褐色;在毛逐漸脫落的春秋季節,皮上便顯出各種斑點和條紋。<sup>33</sup> 商號檔案稱為二信狐皮或許指北極狐皮。狐狸皮有許多種類、品級和價格。黑狐(Black fox, Silver fox)亦稱銀黑狐、元狐、握刀,是高貴的毛皮。青狐(Blue fox)色調有灰青色、石板色、紫褐色,毛皮纖細如棉纖維。白狐(White fox)產於西伯利亞、阿拉斯加等地,白狐的冬毛為純白色,夏毛在脊椎、肩部呈現暗褐色、紫褐色。<sup>34</sup> 在恰克圖進行交易的狐皮不下於 45 種。黑狐皮、紅狐皮是俄美公司從美洲大陸運來。<sup>35</sup> 青狐皮輕而暖,極適於穿著,在中國有很大的需求。赤狐皮毛色由深紅、棕紅、棕色、棕黑、黑色至灰色都有。<sup>36</sup>

表一中,紅狐皮每張 2.4 兩、二信狐皮每張 1.5 兩、黃狐皮每張 0.9 兩,至 十九世紀紅狐皮每張 2.4 兩、二信狐皮每張 2.8 兩、黃狐皮每張 1.5 兩。二信狐皮 和黃狐皮的價格上升,沙狐皮、白狐皮價格則和十八世紀差不多,中國向來「惡色 白,近喪服也。」<sup>37</sup> 所以白狐皮價格特別低。

狐皮除了整張狐皮外,俄國為因應中國的需求,將狐狸的背部、腿部、尾巴、腹部和頸部皮毛分開來賣,獲得更高的利潤。<sup>38</sup> 恰克圖商人採辦黑狐腿每對 2 兩、紅狐腿每對 0.3 兩、二信狐腿每對 0.2 兩、黃狐腿每對 0.1 兩,白狐腿每對 7 0.07 兩。有趣的是,狐前腿子比後腿子貴一倍,如紅二信狐後腿每對 0.3 兩、紅二信狐前腿每對 0.15 兩。表一中,青狐仔皮為幼小的狐皮,做成皮裘稱為狐崽裘。<sup>39</sup>

道光二十三年抄本的〈論皮衣粗細毛法〉記載:「俄羅斯產者有五,毛黑而亮

<sup>32</sup> G.F. 米勒、彼得·西蒙·帕拉斯,《西伯利亞的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戰爭和商業史》,頁 32-33。

<sup>33</sup> G.F.米勒、彼得·西蒙·帕拉斯,《西伯利亞的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戰爭和商業史》,頁50。

<sup>34</sup> 三島康七,《毛皮》(東京:育生社,1937),頁212、226、225、133-137。

<sup>35</sup> 阿·科爾薩克著、米鎮波譯,《俄中商貿關係史述》,頁 165-166。

<sup>36</sup> Iakutsk 的狐皮每張賣 5-10 盧布; Mangazeia 每張賣 15-30 盧布; Surgut 每張賣 40-100 盧布; Berezov 每張賣 600-1,000 盧布。

<sup>37 (</sup>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6183。

<sup>38</sup> Clifford M. Foust, *Muscovite and Mandar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 1727-1805*, p. 349.

<sup>39</sup> 據《聽雨叢談》解釋:「崽子為獸類之雜。」(清)福格,《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145。《北平市工商業概況(二)》皮貨業記載:「胎羊皮,北平附近間有之,以其用心殘忍,非正業,不敘及。」可見取幼小動物之外,還有取未出生的胎羊皮。

白者曰元狐,其次身黑黃色而肷黑曰握刀,身赤黃色而肷青曰火狐,又有白狐、灰狐。又有一說元狐通身黑亮,似鳥金紙樣,其色黑紅、明而亮,其毛宣而長,其板軟而厚,滿絨、滿坐,身長二才尺,面寬一尺三、四寸。握刀乃黑狐狸脊子,黑紅黃色,通身鳥黑色。黑膆子、黑肷、黑爪、白尾尖,不甚明亮。毛宣長、滿絨、滿坐,其長寬亦如元狐。」<sup>40</sup> 俄羅斯進口的狐皮,以沙狐皮最多,其次是黃狐皮、紅狐皮、白狐皮等,中國人重視的黑狐皮相當少,必須加以染色。

圖 2 的狐皮數量約在五至十萬張左右,只有三年超過十五萬張。1850 年以後大致上降到五萬張以下,而價格卻逐漸上升。阿·科爾薩克提到俄國銷售到中國的毛皮以松鼠皮最多,松鼠在東西伯利亞和西西伯利亞都可以捕獲,在後貝加爾湖一帶捕獲松鼠的數量達到五十萬隻。十八世紀每年賣出的灰鼠皮從 200 萬張到400 張,1781 年高達 6,169,406 張。1849 年在雅庫茨克一個市集出售的松鼠皮達到126.5 萬張,這些松鼠皮都被運往恰克圖。<sup>41</sup> 阿·科爾薩克的書對於灰鼠的產區描述相當詳細,此不再贅言。

圖 3 的統計中,灰鼠皮的數量有明顯下降,從三、四百萬張降到數萬張,價格則有上生趨勢,由 1 錢以下升至 1.5 錢和 2 錢。但總體看來,灰鼠皮的價格仍不高。銀鼠(ermine)在西方算是珍貴的毛皮,但基於中國惡白的傳統,銀鼠價格不高。表一大銀鼠皮每張 2.1 錢、中銀鼠皮每張 1.2 錢。〈當譜〉記載,銀鼠皮分有三號,頭號、二號去爪尾一尺有餘。三號連爪尾一尺,銀三錢。<sup>42</sup> 由此看來,乾隆至道光朝銀鼠皮的價格約上升 50%。商貿清冊中記載「逼兔灰鼠皮」我把它們列為鼠皮,但北京故宮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王允麗教授說:經儀器分析故宮藏的灰鼠皮,化驗結果是兔皮。將來有機會修改論文,再重新做統計。

恰克圖的貿易中也包括貓皮,分為家貓皮和草原貓皮兩種。家貓中純黑色要比雜色毛的更受歡迎。表一的黑貓兒皮每張 0.18 兩,花貓兒皮每張 0.15 兩。圖四貓皮的價格在 0.2 至 0.3 錢,價格比乾隆時高些。中國對黑色家貓皮的需求量相當大,貿易清冊的檔案中將貓皮分為「黑貓皮」、「雜色貓皮」、「色貓皮」、「野貓皮」,自 1829 年至 1871 年貓皮進口數量共 1,856,590 張,其中黑貓皮有 1,390,020 張,約佔 75%。草原貓皮尺寸比家貓尺寸大,毛短,毛色更像猞猁猻。此外,還有

<sup>40〈</sup>論皮衣粗細毛法·道光二十三年抄本〉,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銷鑑定秘籍》,頁 130-131。

<sup>41</sup> 阿·科爾薩克著、米鎮波譯,《俄中商貿關係史述》,頁 47-48;161-164。

<sup>42 〈</sup>當譜〉,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鋪鑑定秘籍》,頁 191。

在奧倫堡和西伯利亞邊境線上從吉爾吉斯人手中換進的貓皮,也運到恰克圖的市場上。<sup>43</sup>中國人喜好黑色毛皮,在缺乏黑貂和黑狐的情況下,以黑貓皮做為服飾越來越普遍。《紅樓夢》記載賈府被抄家時,也抄出貓皮 35 張。

俄國陸地的動物數量減少下,俄美公司轉向獵捕海洋動物,每年捕獲水獺皮約2,000 張,全都運往中國。<sup>44</sup> 表一中「翻板水皮」每張4.8 兩、「鍋蓋水皮」每張4.2 兩,「長毛水皮」每張2.1 兩。這些奇怪的名詞,幸虧得〈論皮衣粗細毛法〉釋疑;「水獺皮,醬黑色,其針硬,絨米色。其原皮土黃色,至大者身長二裁尺、面寬一尺一、二寸。次小者身長一尺六、七寸、面寬八、九寸。番水皮,獺出北口外,滿針、滿絨。」<sup>45</sup> 又〈當譜〉記載水獺皮分成三種,「頭等為藏水獺其毛純而亮,紫色到根。次者番板水獺,其毛淡紫色黃根。又次者為鍋蓋水獺,其毛黑黃色灰根。鍋蓋水獺出在俄羅斯。」<sup>46</sup> 恰克圖商號的檔案紀錄有「翻板水皮」,及「咼蓋水皮」或稱「鍋蓋水皮」、「正板水皮」,是水獺皮的簡稱。俄國資料說每張約10 盧布,折算成銀兩約6至7兩間,和恰克圖記載的價格相仿。王允麗教授說故宮藏的所謂的海龍皮經儀器分析是水獺皮,說明清中葉宮廷使用水獺皮數量增加。

俄美公司捕獲量最多的是海狗(海豹)(學名 Arctocephalinae),又名「毛皮海獅」、「毛皮海豹」,白令海峽諸島附近以及阿留申群島均產海豹。從 1797 年到 1818 年,俄美公司狩獵獲得 80,271 隻海獺和 16,376,695 隻海豹,價值 16,376,695 盧布的毛皮和海象牙等,平均每年約 818,835 盧布。<sup>47</sup> 1803 年,海豹皮充斥恰克圖,價格一直下跌,從 6 至 7 盧布跌到 2 盧布,並由於粗製濫造,質量極差。為了穩定價格,足智多謀的俄美公司經理毫不遲疑地下令將十幾萬張的海豹皮付諸一炬,僅在烏納拉斯卡就燒毀七十萬張毛皮。<sup>48</sup> 從 1842 至 1861 年間,海豹的輸出只有 338,604 張,減少了許多,可見毛皮資源枯竭。十九世紀下半葉,俄美公司平均每年捕獲 18,000 隻海豹,其中 8,000 隻海豹經恰克圖運往中國,另部分海豹皮運往上海港。每年捕獲水獺皮約 2,000 張,全都運往中國。<sup>49</sup>

<sup>43</sup> 阿·科爾薩克著、米鎮波譯,《俄中商貿關係史述》,頁 166-167。

<sup>44</sup> 謝·賓·奧孔著、俞啟驤等譯,《俄美公司》,頁216。

<sup>45 〈</sup>論皮衣粗細毛法·道光二十三年抄本〉,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銷鑑定秘籍》,頁 135。

<sup>46 〈</sup>當譜〉,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鋪鑑定秘籍》,頁 292。

<sup>47</sup> 謝·賓·奧孔著、俞啟驤等譯,《俄美公司》,頁 51-52。

<sup>48</sup> 謝·賓·奧孔著、俞啟驤等譯,《俄美公司》,頁54。

<sup>49</sup> 謝·賓·奧孔著、俞啟驤等譯,《俄美公司》,頁 215-216。

表一中「長脖羔子皮」每張 0.135 兩,「白羔子皮」每張 0.18 兩。海豹幼小時,皮為白色,所以稱為白羔子皮。恰克圖商號的檔案稱呼海豹為「長脖子皮」,「白長脖子皮」、「黑長脖子皮」。海豹長大時白色毛褪為黑毛,所以黑長脖子皮有時稱為大黑長脖子皮,表示大隻的海豹。表一長脖羔子皮應為小海豹皮,每張 0.135 兩。1816 年海豹皮進口約一百五十萬張,價格在 0.15 兩與 0.2 兩之間,後來數量減少,價格提高到 0.2 兩以上。參見圖 6。

除了在恰克圖貿易外,俄國也希望到廣州進行毛皮貿易。嘉慶十年(1805)粵海關監督延慶奏廣州出現兩艘俄國船隻,奏稱:「該國早已與我於恰克圖和平交易有年,今又遣船至廣東,意欲減少費用,增加利潤。我方若允其今後於廣東貿易,則北方各口貨量恐將日進萎縮,張家口稅收亦將因此而減少。」50「涅瓦號」(Neva)船長利相斯基辯稱:「通過恰克圖的貨物運費十分昂貴,儘管海運所需時間比陸路要長得多。這次我的貨物由海龍皮、海狗皮以及其他海獸和陸地野獸的毛皮構成,總數大約有十萬張。『希望號』船長為克魯森施特恩,該船也有約一萬張海狗皮。」51十二月初九日理藩院致俄國樞密院文書曰:「舊約鑿鑿,著爾等俄羅斯所有貿易集中於恰克圖一地施行。若於其他邊境地方通商,實屬無章可循,如貴國露臣東、尼贊什二人兩商船至澳門貿易,是屬違法。貴國際認定和睦友好之準則,自當信守舊約,不應以任何方式放任貴國臣民,隨意至我國各處入境貿易」52 粤海關監督延豐因擅自決定,由廣州行商黎官購買俄國皮貨共賣了 176,605 個皮阿司特Piastre(西班牙銀元又稱雙柱銀或鷹洋,1 鷹洋等於 0.72 兩),俄船裝載茶葉、瓷器和布疋。53 延豐被議處革職,新任監督下令停止俄羅斯商船卸貨,免生不虞。54至 1806年2月9日俄船拿到中國政府的許可,順利揚帆啟航。

《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記載 1805 年 12 月 2 日,俄國船「希望號」(Nadejda),船長為魯臣頓(Capt. Krusen-Stern)載使節團到達日本。日本人

<sup>50</sup> B. C. 米雅斯尼科夫主編,徐昌翰等譯,《19世紀俄中關係:資料與文獻第一卷 1803-1807 (中)》,頁 682-683。

<sup>51</sup> B. C. 米雅斯尼科夫主編,徐昌翰等譯,《19世紀俄中關係:資料與文獻第一卷 1803-1807 (中)》,頁 687-688。

<sup>52</sup> B. C. 米雅斯尼科夫主編,徐昌翰等譯,《19世紀俄中關係:資料與文獻第一卷 1803-1807 (中)》,頁 794-795。

<sup>53</sup> B. C. 米雅斯尼科夫主編,徐昌翰等譯,《19世紀俄中關係:資料與文獻第一卷 1803-1807 (上)》,頁 134-135。

<sup>54</sup> B. C. 米雅斯尼科夫主編,徐昌翰等譯,《19世紀俄中關係:資料與文獻第一卷 1803-1807 (中)》,頁 819-820。

拒絕與使團發生任何關係,12月9日,會合小船「涅瓦號」(Neva),「載有一種到這個市場試銷的毛皮」。董事部在1803年11月23日的函件中,曾向委員會介紹俄國使團及其船隻,要求予以協助;於是他們召集行商,並勸說各人努力設法使該兩船離開。行商一再向總督或海關監督談論此事;但長時間未獲批准,一直到了次年(1806)2月8日才獲准。一個星期後,即14日,北京發下命令,不許俄國人貿易,並下令他們離開。55俄國商人覬覦廣州作為新的對華貿易地點,卻因嘉慶皇帝堅決維持恰克圖為中俄貿易口岸,遂使俄商企圖開展廣州貿易策略失敗。

#### (二) 英美毛皮貿易

蔡鴻生的論文討論廣州的毛皮貿易始於 1787 年英船喬治國王號和查律女王號 攜帶二千五百張毛皮到廣州發售,1789 年美國船隻哥倫比亞號運來運來一千二百 張皮貨到廣州。<sup>56</sup> 1787 年毛皮中有海獺皮,以 50,000 元售給石瓊官。<sup>57</sup> 1791 年 3 月 13 日文官通知特選委員會說,海關已出告示禁止輸入海獺皮,認為它們是從俄羅斯人那裡購來的,因為皇帝幾年前已和該國不睦,不准互相交往,故頒發這一禁令。<sup>58</sup> 1792 年取消海獺皮入口的禁令。<sup>59</sup> 該年英公司船進口兔皮每張 2 錢、海狸皮每張 4 兩、海獺皮每張 10 元。<sup>60</sup> 1801 年廣州市場價格表,海豹皮每 100 張為 80 銀元,海狸皮每張 6 銀元,而海獺皮每張為 22 銀元。<sup>61</sup>

十八世紀末美國人在加州和南美洲西班牙領地發現新的毛皮資源,大舉組織獵人獵捕海豹。1798至1807年間,從馬薩洛夫島有8,500,000張海豹皮運到廣州。但如蔡鴻生所說,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美國輸入的毛皮達二十餘萬美元,二十年代以後太平洋區域毛皮資源枯竭,美洲毛皮被毛織品取代。62附錄一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記載1787至1833年間,英美輸入中國毛皮的數量與金額看來,英美進口的毛皮數量遠比俄國的少得多。其次,英美進口的毛皮以海洋動物為主,如海獺皮、海豹皮、海狸皮,陸地動物以兔皮為主。珍貴毛皮如貂皮、狐皮、

<sup>55</sup> 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區宗華譯,《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 社,1991),卷3,頁2。

<sup>56</sup> 蔡鴻生,〈清代廣州的毛皮貿易〉,頁85-91。

<sup>57</sup> 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區宗華譯,《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卷2,頁455。

<sup>58</sup> 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區宗華譯,《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卷 2,頁 502。

<sup>59</sup> 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區宗華譯,《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卷2,頁510。

<sup>60</sup> 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區宗華譯,《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卷2,頁518。

<sup>61</sup> 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區宗華譯,《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卷 2, 頁 667。

<sup>62</sup> 蔡鴻生,〈清代廣州的毛皮貿易〉,頁85-91。

銀鼠皮等則闕如。

## 二、清人之毛皮服飾

清朝入關後以滿族傳統服飾為基礎,制定冠服制度,在冬季的服飾特別使用毛皮種類來顯現皇室、王公、官員等級差異。根據《大清會典圖》所載,清代宮廷服飾包括禮服、吉服、常服、行服、便服等。禮服又分為朝袍、端罩等;吉服分為龍袍、龍掛;常服分為常服袍、常服褂。其中端罩是整件皮毛朝外的禮服,冬天舉行大典時,將端罩穿於朝袍外面以禦寒冷(參見圖 7)。清代皇帝端罩有黑狐、有紫貂。皇子端罩,紫貂為之。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固倫額駙用青狐。鎮國公、輔國公、和碩額駙用紫貂。王公、侯、伯、下至文三品、武二品等應服端罩者,均用貂皮。一等侍衛端罩,用猞猁猻,間以豹皮。二等侍衛,用紅豹皮。三等侍衛、藍翎侍衛端罩,用黃豹皮。63

《聽雨叢談》記載:「清代親王、郡王外不准服用黑狐皮。文職一、二、三品,許服毳(鳥獸皮)外貂鑲朝衣。文四品、武三品,准服貂鼠、猞猁猻。五品至七品筆帖式、護軍校,准用貂皮領袖帽沿。八九品官不許穿貂鼠、猞猁猻、白豹、天馬、銀鼠。若侍衛、翰詹科道、軍機章京,無論品級均照三品服色。其往口外寒冷地方出差之滿洲、蒙古、漢軍官員,均准照常穿用貂鼠、猞猁猻,不拘品級也。」<sup>64</sup>由此可見,清初規定品官的服制的毛皮以貂皮、狐皮、猞猁猻、豹皮等珍貴毛皮為主。十九世紀海龍皮、貂皮、豹皮等珍貴毛皮減少後,官員改用其他毛皮取代。譬如,清朝服制中包括冠帽,皇帝冬朝冠有薰貂(黃黑色)、黑貂。冬吉服冠有海龍、薰貂、黑貂。冬行冠,黑狐為之,或用黑羊皮等。冠檐即是露在額上的冠胎反折向上的一圈,用薰貂或黑貂皮為之。海龍皮為珍貴的海獺的毛皮,一張皮得

<sup>63 (</sup>清) 崑岡等奉敕撰,《大清會典圖》(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1),頁 1855、1887、1922、1925,1928。乾隆四年,奏准頭等侍衛領端罩四十五分、二等侍衛領端罩一百三十分、三等侍衛及藍翎侍衛領端罩共三百二十五分,以上侍衛等端罩共五百分。用訖繳回。(清)文璧等纂,《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廣儲司》(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故宮珍本叢刊,第4冊),卷三,頁13。

<sup>64 (</sup>清)福格,《聽雨叢談》,頁46。玄狐褡護貴重,雖親郡王亦需賞費方許服用,繼爵者於承襲後具疏恭繳,有仍賞選者,方准留於私第。《聽雨叢談》,頁19。坐褥,文武品官坐班時所用。文官所用者,一品,冬用狼皮。二品用獾皮。三品,冬用貉皮。四品,冬用野羊皮。五品,冬用青羊皮。六品,冬用黑羊皮。七品,冬用鹿皮。八品,冬用狍皮。九品、未入流,冬用獭皮。武官所用者,一品,冬用狼皮。二品用獾皮。三品,冬用豹皮。四品,冬用野羊皮。五品,冬用青羊皮。六品、七品,冬用黑羊皮。(清)徐珂,《清稗類鈔》,頁6231。

五十兩銀,後來大多用染黑狸皮,或用黃鼠狼皮毛薰染代之,用於冬冠上。<sup>65</sup>也有 騷鼠皮做帽沿用。<sup>66</sup>最佳者為海龍水獺、次為紫羊狐貓諸皮,尤以水獺、紫羊、貓 皮銷售最旺。<sup>67</sup>

《道咸以來朝野雜記》載:「衣冠定制,寒暑更換,皆有次序。由隆冬貂衣起,凡黑風袍褂,如玄狐、海龍等,皆在期內應穿。由此換白風毛,如狐皮、猞猁、握刀之類,再換羊灰鼠,再換灰鼠,再換銀鼠,銀鼠真者色微黃,奇貴。有以灰鼠肚皮代者,次者兔皮也,然最白,再換寒羊皮,即珍珠毛。皮衣至此而止。」<sup>68</sup> 文中提及銀鼠皮很貴,用灰鼠肚皮或兔皮取代,可了解英美進口的兔皮之用途。《清稗類鈔》記載,光緒中葉以後,京朝官相尚奢侈,衣服麗都。「戊申(1908)冬十二月,慶王府以事筵宴,賓客重裘而至,皆珍品,多親貴所服也。其種類為帶膆紫貂、銀針紫貂、翎眼紫貂、貝勒小貂、紫貂膆、貂爪仁、貂耳羢、銀針海虎、猞猁脊、猞猁腿、白狐腿、大狐腿等。」<sup>69</sup>「皮裘的縫製方式,以上下兩截異皮為時尚,上截之皮必較遜於下截,而袖中之皮亦必與上截同,以下截為人所易見,可自炫也。其名曰羅漢統,又曰飛過海。上截恆為羊,下截則猞猁、貂、狐、灰鼠、銀鼠皆有之」。<sup>70</sup>

1849年,葉·科瓦列夫斯基(Egor Petrovich Kovalevskii,1811-1868)到北京,他說:「中國的服裝非常繁瑣,每個季節甚至於每次氣候變換都有相應的裝束,所以從保暖的長毛類服裝到涼爽的薄綢製品,要有六套衣服,即使如此也不夠用。在我們看來一成不變的服裝樣式,其實有著自己的時尚意味。」<sup>71</sup>十九世紀歐洲服裝款是多樣化,設計新潮,相較之下,中國官員服飾表現出莊嚴肅穆,但細節上仍可看出奢華時尚的品味(參見圖 8)。

上層的官員穿著有品味的服飾,如那桐(1856-1925)的日記載,他在光緒 二十九年(1903),調補外務部尚書時,特別記錄進宮當差的服飾,宮廷站班穿著

<sup>65</sup> 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頁454。

<sup>66 〈</sup>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鋪鑑定秘籍》,頁6。

<sup>67</sup> 池澤匯等編纂,《北平市工商業概況(一)》,頁227。

<sup>68 (</sup>清)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臺北:新興書局,1983,筆記小說大觀,33 編第 9 冊,頁 31)。

<sup>69 (</sup>清)徐珂,《清稗類鈔》,頁 3301。

<sup>70 (</sup>清)徐珂,《清稗類鈔》,頁6187。

<sup>71</sup> 葉·科瓦列夫斯基 (Egor Petrovich Kovalevskīī), 閱國棟等譯,《窺視紫禁城 (Путешествіеісh Koval,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ьКоvale)》(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 120。

貂褂、黑毛帽等。三十一年正月,「具奏謝賞穿帶膆貂褂」、「穿白鳳毛花衣補掛燻貂帽紅朝珠」。<sup>72</sup>皇帝曾賞賜那桐貂皮四張。<sup>73</sup>榮慶(1859-1917)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擔任軍機大臣,《榮慶日記》中亦記載:「奉旨補軍機大臣,並賞穿帶膆貂褂」,明日「換補褂染貂帽、紅珠」。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初十日,卯入值,皇后千秋,狐蟒袍貂補褂」。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站班均狐蟒袍貂補褂本貂帽」。宣統元年(1909),「內府頒到德宗遺念,絨冠龍褂、皮袍,白玉佩、瑪瑙煙壺」。<sup>74</sup>德宗駕崩,宮廷將其龍褂、皮袍等物賞賜軍機大臣。清朝的王公貴族獲得帶膆貂袿的賞賜引以為榮,「每袿之貂膆凡七十二,甚可罕貴。帶膆貂袿,即貂之膆皮。」<sup>75</sup>意思是做一件貂褂,需用貂膆七十二張。咸、同得蒙恩賜者僅二人。至光緒朝,則孝欽后常以之賞賜臣下。<sup>76</sup>

底層的官吏相較之下,穿戴顯得寒酸多了。穆齊賢(1801-?)《閒窗錄夢》記載,他家境貧寒,為謀生計,曾入值惇親王府為管領,也在歷代帝王廟開設學堂。每年俸銀六十兩、俸米三十石。但是買不起一身的穿戴。道光八年(1828)當差遇王爺召見,「余急借徐二爺之褂、帽、甲裙,蔣爺之袍,什勝保之靴。」次年,安慶大人送他「灰色羊皮襖一件、外表貓皮內裏灰鼠皮之袍褂一件、毛帽子沿兒一套。」<sup>77</sup>之後,朋友向他借袍褂。「伊昌吾穿余之袍褂入班。」或有「伊隆阿將余之袍服借去。」過幾天把袍服送回,再過幾天伊隆阿又借去,給他父親穿戴。<sup>78</sup>旗人婚喪紅白事件多,借衣袍的事情屢見不鮮,可見毛皮服飾對下層旗人來說,算是奢侈品。

穆齊賢提及購買馬褂、皮帽的價格,「以三吊三百六十六文購得舊氆氇馬褂一件」、「以三千文買皮帽子,送東鄰景聲五。」<sup>79</sup> 道光九年(1829)四月天氣寒冷,大半之人仍穿夾衣、馬褂。<sup>80</sup> 徐珂《清稗類鈔》載:「上流必有狐裘,中流必有羊

<sup>72</sup> 北京市檔案館編,《那桐日記》(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上冊,頁492-493、527-528。

<sup>73</sup> 北京市檔案館編,《那桐日記》,上冊,頁525。

<sup>74</sup> 謝與堯整理點校注釋,《榮慶日記》(陝西:西北大學出版社,1986),頁69、79、95、149。

<sup>75 (</sup>清)徐珂,《清稗類鈔》,頁6179。

<sup>76 (</sup>清)徐珂,《清稗類鈔》,頁6179。

<sup>77 (</sup>清) 松筠 (穆齊賢) 記、趙令志、關康譯,《閑窗錄夢譯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010),頁 31、159。

<sup>78 (</sup>清)松筠(穆齊賢)記、趙令志、關康譯,《閑窗錄夢譯編》,頁 88、172-173。「義父至學堂。 云欲借余之袍褂。」

<sup>79 (</sup>清) 松筠 (穆齊賢) 記、趙令志、關康譯,《閑窗錄夢譯編》,頁 142、164。

<sup>80 (</sup>清) 松筠 (穆齊賢) 記、趙令志、關康譯,《閑窗錄夢譯編》,頁 112。

裘,下流則為木棉,且有非袍者矣。」<sup>81</sup> 清朝人常以度冬的常服來判定一個人的社會等級。清末,毛皮服飾象徵著社會等級和貴賤更為明顯。

中俄貿易也影響到清朝對蒙古王公的賞賜,譬如乾隆六年(1741),內務府大臣奏,向到北京貿易的俄羅斯官商買辦銀鼠皮 10,000 張、白灰鼠皮 2,000 張、灰鼠皮 20,000 張。<sup>82</sup> 乾隆十九年(1754),大臣奏:「查乾隆十一年俄羅斯買賣到京,彼時庫內無銀鼠、灰鼠,曾買過俄羅斯銀鼠皮二萬張、灰鼠皮四萬張。今皮庫現存銀鼠皮二萬二百五十張、灰鼠二千三百八十六張。前經奏准明年筵宴蒙古等貝勒以下,應賞之貂皮俱抵用銀鼠、灰鼠。臣等酌量,此次仍辦買銀鼠皮一萬張、灰鼠皮四萬張,以備應用。」<sup>83</sup> 其實在乾隆十八年(1753)皇帝開始派內務府司庫秦保到恰克圖買辦黑狐皮。<sup>84</sup> 此後,商人至恰克圖買辦毛皮次數增加,至乾隆三十年(1765)內務府大臣奏,從前筵宴蒙古王公等原係賞給貂皮,後因庫貯貂皮不敷應用。當經奏明改賞銀鼠、灰鼠。今查貯貂皮儘足敷用,請將賞給銀鼠一百二十張,仍照前例賞貂皮二十四張。銀鼠六十張,仍照前例賞貂皮十二張。<sup>85</sup> 乾隆年間,賞賜蒙古王公有用海龍皮,每張海龍皮折價 3 兩,與一般海龍皮動輒 4、50 兩不同,當給蒙古王公的應是太平貂,價格低廉。

十九世紀俄國進口的高級毛皮減少,嘉慶皇帝賞賜蒙古王公等之貂皮逐漸改為緞疋。光緒年間,則改賞喀爾喀蒙古王公等「福字一方、紫檀三鑲玉如意成柄、小卷袍褂料二件、螺甸盤一件(以瓷盤抵)、瓷瓶一件、手鑪一件(朝珠抵)、大荷包二對、帽緯成匣」。<sup>86</sup>

<sup>81 (</sup>清)徐珂,《清稗類鈔》,頁6184。

<sup>82 《</sup>內務府奏案》(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編號5-045-29,乾隆六年十月初七日。

<sup>83 《</sup>內務府奏案》,檔案編號 5-138-53、54, 乾隆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sup>84 《</sup>內務府奏案》,檔案編號 5-127-62,乾隆十八年三月。該年共買黑狐皮 100 張、狐肷 100 條、狐腿 500 對、小毛黑羊皮 50 張、黃色燻羊皮 100 張、黑色燻羊皮 100 張、銀鼠皮 30,000 張、白灰鼠皮 2,000 張。領崇文門銀一萬兩。

<sup>85 《</sup>內務府奏案》,檔案編號 5-223-04,乾隆三十年正月初五日。

<sup>86《</sup>軍機處錄副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檔案編號,008714,光緒朝。

## 三、北京的毛皮工商業

北京為清朝國都,宮廷皇帝后妃、王公、文武官員都得穿著毛皮服飾。清代內務府設有七司三院,與皮革製作的單位有武備院的氈庫、南鞍庫。氈庫的內庫在昭德門內東西房共十一楹,外庫設在東華門外北城下房。氈庫專司弓箭靴鞋氈條等事所屬有弓作、箭作、骲頭作、靴皮作、染氈作、沙河氈作,各種匠役有一千二百餘人。南鞍庫的內庫在昭德門南角樓,外庫設在東華門外北城下房。南鞍庫專司官用鞍轡各項皮張、兩纓、滌帶等事所,屬有熟皮作。每年錦州、大凌河等處,交送馬皮、馬駒皮。光祿寺交送象皮。慶豐司交送牛犢皮張。盛京佐領處額交花點鹿皮、雹皮俱交南鞍庫查收。南鞍庫每年派員採買燻牛皮、香牛皮、馬股皮、騾股皮、斜皮、子兒皮、沙魚皮。匠役有二百餘人。87

清代內務府廣儲司有六庫:銀庫、皮庫、瓷庫、緞庫、衣庫、茶庫。皮庫在太和殿西南角樓房內及保和殿東配房,收存狐皮、貂皮、猞猁猻、海龍、銀鼠等皮,哆囉呢、嗶嘰緞、氆氇、絨毼、羽緞、羽紗。88 衣庫在弘毅閣南之西配房,專司收存侍衛處領用青狐皮、紅豹貂皮、黃狐皮、端罩、皮袷、朝服、蟒袍。女官領用蟒袍裙、薩滿衣。祭祀領用貂褂等項。89 皮庫收貯的毛皮為皇室所用,衣庫收貯的毛皮則用於侍衛、薩滿女官、負責祭祀官員。皮庫設皮作,負責洗刷皮張、成造各鐙、及寶蓋流蘇瓔珞之屬,設匠役一百七十七人。帽房負責做帽子,做帽婦人二十人。90 又規定:「本項匠役不敷應用,仍添外僱民匠」,因此,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衣庫記載,宮廷僱用編制外的裁縫匠等一年的工作時間達一萬多個工作天。91 這些外僱工匠成為北京毛皮業的重要成員,甚至有組織行會,如「合美會」為靴鞋行業工人的組織,還有靴鞋行財神會,為商號組織。據說北京有一百二十餘家商號,參加行會組織有二十幾家。皮箱行於康熙二十八年組織皮箱公所。92 帽行公會

<sup>87</sup> 章唐容輯,《清宮述聞》,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印行,1969),35輯349冊,頁101-102;祁美琴,《清代內務府》(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8),頁93;皮作設領催三名、纓匠十三名、縧匠三十六名、牛皮匠、黑股皮匠各四十五名、麂皮匠三十三名、馬皮匠九名、斜皮匠十二名、縢皮匠三十六名、鞍匠五名、針工四十五名。參見(清)李鴻章奉敕纂修,《大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據光緒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影印,1991,第12冊,頁980-2),卷一二〇四。

<sup>88</sup> 章唐容輯,《清宮述聞》,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35輯349冊,頁104。

<sup>89</sup> 章唐容輯,《清宮述聞》,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35 輯 349 冊,頁 105。

<sup>90</sup> 祁美琴,《清代內務府》,頁87-88。

<sup>91</sup>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本影印,261冊,頁618-636),乾隆二十七年六月。

<sup>92</sup> 李華,〈明清以來北京的工商業行會〉,氏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頁1-46。

創於乾隆年間,以東曉市藥王廟為會所。庚子事起,受時局影響,行會遂行瓦解。 民國十七年同業凡一百八十餘家,恢復帽行同業公會。<sup>93</sup>

清代宮廷只取毛皮最珍貴的部位,如狐腋(俗稱曰狐肷)、狐膁(腹部兩側)、狐膆(即下顎皮)等,然後將毛皮拼裝加工。<sup>94</sup> 皇太后每年領用二等貂皮十張、三等貂皮二十張、五等貂皮七十張、染貂皮十二張。其他皇貴妃、貴妃、妃等也領用各種貂皮數十張。下嫁蒙古地方居住的公主冬天寒冷,嫁妝有染貂帽四頂、貂皮風領貂皮風領二件、貂皮褂一套、貂皮朝衣一套,連被褥都貂皮一床。<sup>95</sup>

#### (一) 北京的毛皮手工業

俄羅斯將上好的毛皮輸往歐洲,賣給中國的狐腿、狐肷等,造就一批工匠具備「針腳細若蚊睫」的手藝。乾隆二十四年(1759)、〈當譜集〉記載「肷」依照動物大小切成長條型,猞猁肷「長一尺、寬三寸」,狐「長八寸、寬三寸」、灰鼠肷「長四寸、寬三寸」。用白狐肷皮製作一件袍子,需要一百張肷皮。若用銀鼠肷皮製作一件袍子,需要一六〇張肷皮。<sup>96</sup> 用沙狐腿胯皮(狐膁),需要一百張膁皮,如果是整張的沙狐皮只要二十張就可以了。另有幼小動物的毛皮。如狐崽裘、小狼皮、小猞猁猻皮、小海龍皮、小銀鼠皮、小灰鼠皮。如狐皮做袍子需十五張皮,狐崽皮則需三十四張。<sup>97</sup> 用紫貂皮做一件大馬褂需用皮二十四張、大外套一件用皮三十四張、褡護一件用皮四十五張。<sup>98</sup>

縫製皮釘皮子需手巧的工藝,細皮行的俗話說:「灰鼠難做瓜尖,狐腿難穿順腿」,一般學藝三、四年的藝徒才能做狐肷皮袍、狐膆子皮袍。<sup>99</sup> 金銀肷是白狐肷對黃混肷,一條白、一條黃,白多而黃少。<sup>100</sup> 如表二所示:

<sup>93</sup> 李華,〈明清以來北京的工商業行會〉,氏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頁 181。

<sup>94「</sup>膁」根據「廣韻」解釋為腰左右虛肉處,「集韻」牛馬肋後胯前。膆,喉受食處。諸橋轍次, 《大漢和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1974),9冊,頁352-353。

<sup>95《</sup>內務府現行則例》(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手抄本),〈內務府掌儀司二〉、〈廣儲司三〉。

<sup>96〈</sup>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鋪鑑定秘籍》,頁6、16。

<sup>97〈</sup>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鋪鑑定秘籍》,頁12、17。

<sup>98 〈</sup>論皮衣粗細毛法·道光二十三年抄本〉,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銷鑑定秘籍》,頁 134。

<sup>99</sup> 申玉光,〈憶張家口的皮毛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北省張家口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張家口文史資料》(張家口:張家口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5),頁 181-190。

<sup>100〈</sup>論皮衣粗細毛法·道光二十三年抄本〉,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銷鑑定秘籍》,頁 130-131。

### 表二 北京流通之毛皮尺寸

項目	銀雨 (雨)	出處	資料來源
海龍皮	15	出在西洋海,廣東,紫黑色針長 絨,灰白根,廣東皮打了柳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3。
玄狐皮	6	出在洋海東,紫黑色,毛靈軟微, 代針尖灰白根,廣東亦出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3。
水獺皮	4	出在廣東海,毛短,紅色青白根, 四川眉州亦出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3。
猞猻皮	7	出在西口洋海,青白根,雨肷有 名,葡萄肷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4。
兔猻皮	2	出在西口洋,即是猞猻串狐,窩 白,針毛尖硬,青黃紅白色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4。
洋灰皮	2	即是洋兔皮,黑灰根,白底黑,方 長八寸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4。
洋貂皮	0.15	出在西洋,即是洋貓皮,黑灰根毛軟,方長八寸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4。
貂鼠皮	0.15	紫紅色, 黃根桃花心, 有油水四處, 所出梭龍、高麗、臺灣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4。
掃雪貂	0.5	即是貂前走掃雪的毛,長土黃色, 灰白根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4。
紫狐皮	0.1	出在西藏,紫紅色,黑灰根,長一 尺八寸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4。
大狐皮	0.3	出在西口關東,紫紅色,灰根,長 一尺八寸,有針,有狐肷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4。
白狐皮	1	出在口,絨黑而厚,尖紅青根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4。
西狐皮	4	出在西口,嘴下有鳥雲豹,西邊蘇 葉子有天馬,有下額子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4。
灰鼠皮	1.5	出在二口,白色有黑尖,灰根有 肷,有瓜子,有额子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5。
沙狐皮	1.5	出在二口,灰白色,有腿子,胯有 肷,有綠豆色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5。
貓皮	0.2	各處所出與別貓皮不同,有白的, 出漢府,毛靈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7。
青肷額子皮	0.3	長五寸寬四寸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8。
玄狐額子皮	0.3	長五寸寬四寸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8。
倭道額子皮	0.5	長五寸寬四寸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8。
大狐額子皮	0.3	長五寸寬四寸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9。
灰狐額子皮	0.2	長五寸寬四寸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9。
火狐額子皮	0.4	長五寸寬四寸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9。

項目	銀雨 (雨)	出處	資料來源
葡萄肷皮	0.25	即是猞猻皮, 肷白色, 黑花點, 長一尺寬三寸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9。
火狐肷皮	0.3	皮毛長靈,黑灰根,長八寸寬三寸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9。
大狐肷皮	0.2	即是青肷,灰色,灰根,長八寸寬 三寸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9。
灰狐肷皮	1.5	毛秃,戀有灰根,秃尖,長八寸寬 三寸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9。
白狐肷皮	0.2	毛長靈,青灰根,長五寸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9。
沙狐肷皮	0.3	即是金銀肷,有黃點,是假做,長四寸寬三寸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9。
金銀肷皮	0.3	即是沙狐肷做的,有黄花者是假做 的,寬長全上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 10。
雙流肷皮	0.5	即是雜狐肷,長一尺寬四寸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 10。
白肷皮	0.3	即是白灰鼠,長四寸寬八分,或 二、三寸長寬五分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 10。
雙六馬灰皮	0.02	即是灰鼠肷,代灰毛的,長三四寸 寬一寸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 10。

因為每張毛皮尺寸不大,必須許多皮張拼裝成袍褂。表三為工匠製作袍套所用皮張數量,譬如海龍皮在〈論皮衣粗細毛法〉稱海貂,一張皮去頭尾約與八仙桌大小,價銀八、九十兩。做馬掛需用兩張,大外套用三張。海龍皮很珍貴,通常都切成長條作領子,一張海龍皮切出一百多條領子,亦有做帽簷。<sup>101</sup> 貂皮袍得用八十張,銀 100 兩、銀鼠皮製作皮袍得用一百九十張,銀 25 兩、灰鼠皮製作皮袍得用一百八十張,銀 18 兩、製作套用八十張。狐肷皮製作皮袍得用一百九十張,製作套用一百五十張。灰狐崽皮套用三十六張,銀 30 兩。<sup>102</sup> 狐腿上者為胯;中者為挺;下者為瓜辨。像《紅樓夢》記載賈寶玉穿「狐腋箭袖,罩一件元狐腿外褂」應是狐腋(狐肷)的箭袖和狐腿胯皮(狐膁)的外褂。狐腿胯皮、狐瓜皮製作皮袍得用一百張,銀 8 兩、製作套用八十張。參見表三。

<sup>101〈</sup>論皮衣粗細毛法·道光二十三年抄本〉,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鋪鑑定秘籍》,頁 131、136。

<sup>102〈</sup>成家寶書·清抄本〉,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鋪鑑定秘籍》,頁 447-453。

### 表三 袍套所用皮張數量

項目	· · · · · · · · · · · · · ·	套用皮(張)	資料來源
海龍皮		6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1。
玄狐皮	19	11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1。
倭刀皮	15	12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1。
水獺皮	15	12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1。
廣獺皮	15	12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1。
<b>猞猻皮</b>	9	7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1。
洋灰皮	35	3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1。
洋貂皮	35	3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1。
貂皮	90	64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1。
銀鼠皮	180	12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2。
灰鼠皮	120	8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2。
大狐皮	15	12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2。
火狐皮	15	12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2。
白狐皮	15	12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2。
灰狐皮	15	12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3。
西狐皮	20	18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3。
沙狐皮	20	18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3。
太平貂皮	7	6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3。
秋銀鼠皮	130	99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4。
秋灰鼠皮	90	62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4。
玄狐肷皮	190	15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4。
倭道肷皮	190	15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4。
貂肷皮	320	22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4。
銀鼠肷皮	160	12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4。
白狼肷皮	120	10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4。
葡萄肷皮	100	8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5。
大狐肷皮	90	7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5。
火狐肷皮	100	8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5。
灰狐肷皮	100	8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5。
白狐肷皮	100	8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5。
白狐腿皮	100	8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6。
玄狐皮	100	8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6。
倭道瓜皮	100	8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6。
大狐瓜皮	100	8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6。
白狐瓜皮	100	8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6。

項目	袍用皮(張)	套用皮(張)	資料來源
貂瓜皮	100	8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6。
猞猻瓜皮	100	8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7。
狸子瓜皮	100	8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7。
狼瓜仁皮	100	8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7。
貓瓜仁皮	100	8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7。
沙狐腿胯皮	100	80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7。
紫狐崽皮	34	24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7。
灰狐崽皮	34	24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8。
大狐崽皮	34	24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8。
白狐崽皮	34	24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8。
玄狐崽皮	34	24	〈當譜集·乾隆二十四年抄本〉,頁18。

阿·科爾薩克提到中國人每年一月時在恰克圖買的毛皮,在春暖季節來臨之前,立刻運往中國內地銷售。若俄商在二月不清倉出售,則無利可圖。因為晉商將毛皮運到張家口去賣,過了季節,皮貨只能被挪到下一年銷售,在貨棧裡存放一個夏天,毛皮會腐壞而且資金閒置。<sup>103</sup>例如:恰克圖商人將買來的毛皮運至張家口隨即送往北京進行加工,北京的生皮行是當時人說的「皮販子」,分為細毛、粗毛、羊毛三業。細皮業經營狐皮、貂皮、灰鼠、肚剝羔羊、黃鼠、銀鼠、沙狐、旱獺等珍貴生畜皮。粗皮行經營牛、馬、羊皮、馬鬃、馬尾等生皮貨源。羊毛業生產老羊皮。一般細皮行的生皮鞣製需僱泡皮業加工處理。生皮行買生皮後,需加工鞣製,經過燜皮、抹沙、蹬皮、洗皮等繁重工作。

新採辦的皮毛不僅有臭味,而且皮板上還有血肉,稱為「生皮子」,必須經過鞣製加工後才能製成皮筒子。鞣製加工的單位稱為硝皮局(亦稱熟皮局),多在金魚池及南下窪子等處,以其地曠水便易於工作,且距離居戶較遠無礙衛生,其有以化學之法硝皮者。另於精忠廟與東西曉市大街一帶有數家。硝皮局專承做皮局發交之生皮。其硝皮法先將皮用皂角洗淨,曬乾後即入缸。每缸用黃米麵四十斤、硝二十五斤,合熬成水傾入,將皮浸以合度之時日,取出曬乾,則板柔而毛固、即為熟皮。另一配方是:明礬(KAI(SO<sub>4</sub>)<sub>2</sub>·12H<sub>2</sub>O)五斤,硫酸鈉(Na<sub>2</sub>SO<sub>4</sub>)20 斤,兩者兌一百斤水。熟皮有毛色不匀,或深或淺,有須刷以色者,此刷色手藝頗難,必使染之逼真,不變不脫,是為刷皮局之專長。根據民國二十八年(1939)《北京市

工商業指南》記載,洗染局分布在東河沿、王府井、裱褙胡同、小報房胡同、東交民巷、手帕胡同、官馬圈、梯子胡同等,共 16 家。<sup>104</sup>

清代子弟書描述「時興的帽樣兒拉三水」,所謂三水是用黃色的騷鼠皮染黑,充當貂皮拉三水。可以做衣服、帽沿、領袖等。<sup>105</sup> 根據王永斌的研究,創於咸豐年間的廣盛茂皮局,很重視毛皮的加工。生皮子送到硝皮廠進行鞣製,去其油污臭味。需染色的隨之上色,而後取回自己加工,將皮板傷殘處進行縫補,補得皮毛順,與原皮板顏色一樣,而且毛皮要平順。之後將整張的皮板按顏色、毛頭大小進行拼配,整張皮料色匀、毛順、脊正條直。縫製後用淨水刷濕,用鋼針釘在木板上曬乾,一件皮衣料子就做成了。<sup>106</sup>

做好的熟皮捲起來叫「皮甬」。掛甬俱用六張,名曰六個形相,因兩管袖子用兩張,四個襟子用四張謂之六個形相。如果是整張皮毛道花樣本顏色不對,將整張割碎照其生形按次做起為攢刀,做法取其平潤油色整齊者。<sup>107</sup> 大褂、馬褂者俱已黑黃色不等攢出六個形相,又名烙鐵印做法,每排成連以節小平正者佳。用腿胯做衣服者亦按紅黑成片,名為燕窩做法,肷毛道靈而細暖。<sup>108</sup> 夏仁虎(1874-1963)《舊京瑣記》載:「外褂之制,五品以上始得用貂及猞猁猻。自後唯貂有制,猞猁猻則聽人用之。五品下唯編檢軍機章京准穿貂。翰林多清貧不能製,則有一種染貂,俗所謂翰林貂也。又有帶膆貂褂者以賞親貴,每褂之貂膆凡七十二,甚可罕貴。」<sup>109</sup>〈俗言雜字〉載:「細毛皮皮貂鼠銀針,狐皮灰鼠又暖又輕。水獺領袖海騮撥針,如今衣服俱要時行。鉸孰尺寸飛線走針,包工作活坐夜點燈。」<sup>110</sup> 穿著貂皮、灰鼠皮、水獺皮、海騮皮都是時尚的象徵。

民國二十一年(1932),北京各皮局皆聚集東珠市口、安定門外大小蔣家胡同、南城南下窪子太平橋一帶,及崇外南崗子半壁街。其資力雄厚局內工作,約有百餘人者,只有二、三家。次者工作約數十人,約有十家。其最薄弱工作僅

<sup>104</sup> 正風經濟社主編,《北京市工商指南》,張研等主編,《民國史料叢刊》,第572 册,頁214。

<sup>105</sup> 首都圖書館編,〈少侍衛嘆〉,《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303 函 1冊);〈當譜〉,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鋪鑑定秘籍》,頁 284。

<sup>106</sup> 王永斌,《北京的商業街和老字號》(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頁 404-406。

<sup>107〈</sup>當譜〉,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鋪鑑定秘籍》,頁 266-267。

<sup>108〈</sup>當譜〉,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鋪鑑定秘籍》,頁 270-271。

<sup>109(</sup>清)夏仁虎,《舊京瑣記》(臺北:進學書局,1969),卷五,頁46。

<sup>110</sup> 引自史若民、牛白琳編、《平、祁、太經濟社會史資料與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2),頁635。

二、三人者,約一百數十家。中以三、四十人工作者為多,當有二百餘家。其採辦 生皮,或逕向各產地購運;或收買於外來客商之手。其局中工作專以配合皮料以線 索連綴成件為主要。約分海龍、水獺、海騮等皮為一部分;狐皮為一部分;羔皮為 一部分;珍珠毛草上霜為一部分。硝皮刷皮則先發交專行進行,縫皮則成件後發交 女工縫製,均按件給資。

北京為皮貨製作之重心,也是皮貨之集中地。以細毛言,東如關東三省所產,皆聚於遼寧。北如俄蒙熱綏,西如陝甘川藏及山西所產,多聚於張垣。南如川滇湘贛所產,多聚於漢口。凡各聚處所有之生皮,除由洋莊收運出口外,多皆轉運來北平製作,方成精品。以羊皮言,北如俄蒙陝甘所產,皆聚於張垣、綏遠及交城。餘如北口與北地各省所產皆逕集於北京。<sup>111</sup> 俄國和華北蒙熱綏各省及陝、甘川藏及山西各省所產毛皮,聚集張家口。以北京製作皮件之精緻,故聚集各處的皮貨,成為皮貨之集中地。1948 年〈北平的毛皮業〉載,當時北平市治老羊皮貨業者約63家,治細毛皮貨業者有188家,專營門市之皮貨店共有15家。亦有兼收生皮製作成品商鋪如瑞蚨祥。其他有洗皮局、刷皮局、皮帽局、皮貨棧、膠房等,數量不到十家。<sup>112</sup>

#### (二) 北京的毛皮商業

清代北京為毛皮手工業重心,外任的官員離京時,必備的物件包括京帽、袍褂、京靴等。延昌《事宜須知》載:「應用衣服備送禮物,有萬不可少者,必須在京購買開列細單於後:京帽、本色貂褂一件、白風毛褂一件、京靴各雙。以上蓋自用,應有之物非謂炫美章服,若缺苦路近亦可隨時置辦不必多帶。至於送禮之物另有一單:帽纓、皮帽沿、皮袖頭、京靴。」<sup>113</sup> 京帽、本色貂褂、京靴是官員服飾必要配備,並非炫耀奢侈品。而帽纓、皮帽沿、皮袖頭、京靴送禮,算是北京特產。此亦說明北京穿戴時尚擴展至全國各地。

辛亥革命後,官員不再以毛皮服飾區分階級等第,製作男性衣領、袍褂等服飾減少,但女性依舊穿著大衣、斗蓬、女袍。又有以貂皮和狐皮製作領袖、圍巾、帽子等。各種居家的皮縟皮毯仍有其市場。民國時期,每年秋後即為批貨之期。若外

<sup>111</sup> 池澤匯等編纂,《北平市工商業概況(一)》,頁181。

<sup>112</sup> 鄒來鈺、趙世俊,〈北平的毛皮業(上)〉,《工商月刊》,5 卷 10 期(1948),頁 28-29。

<sup>113 (</sup>清) 延昌,《事宜須知》(合肥: 黃山書社,據清光緒十三年[1892] 桂林楊鴻文堂刊本影印,1997),卷一,頁11-12。

銷則上海、南京、漢口、山東、河南、江西、湖南、廣東等處客商每逢入秋,即來 北平採購,其中以上海為最多。<sup>114</sup>至於對外貿易,皆由天津各洋行之出口商到北平 收購,洋行多為猶太人所設。如新華洋行、好士洋行、遠東洋行等。<sup>115</sup>

清末民國初年,瑞蚨祥已成為北京最大的綢布店。擁有五個字號,即東鴻記茶莊,瑞蚨祥總店(也稱東號),鴻記皮貨店,西鴻記茶莊,西鴻記綢布莊(也稱西號),均位於大柵欄街內。1914年《新北京指南》載北京的皮貨店有亨泰永在西河沿東口、鴻順長在小蔣家胡同、源順號在東大市、德記皮店在東珠市口。<sup>116</sup> 1920年《實用北京指南》記載的皮貨店增加數十倍。在大蔣家胡同有萬盛德等2家。小蔣家胡同有魁元永。東珠市口中間有德記號等3家。東珠市口西湖營有義順興等4家。東珠市口冰窖胡同有崑成玉。東珠市口東三里河有慶裕恒。東珠市口大市有源順號等89家。東珠市口蘇家坡有寶和成等7家。東珠市口大市有永義成等21家。<sup>117</sup>

民國十六年(1927),庫倫慶寧寺的喇嘛在廟門前拍賣哲布尊丹巴八世(1870-1924)的遺物,有黃緞面貂皮袍一件價洋 610 元,貂皮帽一頂價洋 150 元,其他各種皮衣數十件,每件百數十元。<sup>118</sup> 民國二十年(1931),故宮博物院處理清宮藏的皮貨,共皮件 1,300 項,總計 80,525.77 元。有些價格仍相當高,譬如一件黃緞托貂樹甬賣 1,155 元、黃緞托貂袍甬賣 1,440 元、貂皮馬褂約 400 至 450 元、海龍皮一張 460 元,白狐袍甬 264 元等。皇帝用的貂皮黃轎圍四塊共 910 元。<sup>119</sup> 當時物價一塊大洋可以買 40 斤大米,北京的保母每月薪資 2 塊大洋。從拍賣的價格來看,這些毛皮的做工精細,存放很久仍可賣得好價格。

根據民國二十八年(1939),《北京市工商業指南》記載,細毛皮貨店集中在前門大柵欄、東珠市口、大小蔣家胡同、東西半壁街。<sup>120</sup> 皮貨店亦稱皮貨莊,專作

<sup>114</sup> 池澤匯等編纂,《北平市工商業概況(一)》,頁 182。

<sup>115</sup> 鄒來鈺、趙世俊,〈北平的毛皮業(續完)〉,《工商月刊》,5 卷 11 期(1948),頁 20-22。

<sup>116</sup> 撷華編輯社編,《新北京指南》,第十二類服飾,頁2-2。

<sup>117</sup> 徐珂編,《實用北京指南》(北京:商務印書館,1920),頁 239-241。

<sup>118</sup> 馬鶴天,《內外蒙古考察日記》,王曉莉、賈仲益主編,《中國邊疆社會調查報告集成》(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1 輯 12 冊,頁 169。哲布尊丹巴的衣物和用具等,全數拍賣, 得洋七百餘萬元,頁 224。

<sup>119〈</sup>故宫博物院處分皮貨售出清單〉,張研等主編,《民國史料叢刊》(鄭州:大象出版社, 2009),第1121冊,頁183-245。1130項中有的一項包括皮張數張,如狼皮9個、灰鼠脊皮5 塊、狐皮2個不等。

<sup>120</sup> 正風經濟社主編,《北京市工商指南》,頁 199-201。

門市,其規模較大者,店中工作亦數十人。有自向各產地辦貨者,生貨熟貨兼收。有僅在本市皮局批購者,細毛及羊皮均備。外來客商在北平採辦皮貨(小客商多住於糧食店甘井胡同一帶、大客商則住各大飯店)、小客商多向皮局收買熟貨、大客商多向大皮貨店大皮局訂購、以其各貨齊全、且有信用、較易成交。故皮貨店實以售於用主為原則、所與皮局不同之點即在此。有時兼辦批發、乃與兼辦皮物作品同意。至外僑有在本市購皮料備用者、每由東珠市口西湖營之繡貨莊包攬而去、因其人多通西語、素與外僑接近、較易為功也。皮貨種類繁多,最貴者為海龍產北冰洋,白針海龍尤不易得。海騮、亦產北冰洋、絨厚灰色、又名駝絨。貂、產於黑龍江省與俄國之西海,有白針貂、紫貂兩種。又有青根貂產美國,平毛帶針色黑。

老羊皮店在前門大街、前門外蠟燭蕊、崇文門外藥王廟、孔家大院、北平市各種皮貨業、約共四百四十家。有兩公會、一細毛皮貨同業公會、一老羊皮貨同業公會。老羊皮各家之店員、共約二千餘人、工資每人每月約六元左右。細毛皮各家之店員、共約七千餘人、工資每人每月約自三元至七元不等。兩公會共約工人一萬人。其營業現狀、在老羊皮以作軍裝為大宗、山羊皮作皮褥用、行銷外洋最多。在細毛皮貨之作品、完全銷於國內。行情之漲落、視乎洋莊收買生貨之多寡、洋莊收買、多則國內皮貨作品必漲、買收少則必隨之而落、洋莊所收者雖屬生貨、而影響於熟貨實大。至洋莊所以不收熟貨而收生貨者、以收生貨價低且可減免捐稅也。目下所銷於國內之熟貨、以普通熟貨為暢、上品之熟貨、價昂、用主頗少、此亦足覘國民經濟之艱澀也。121

《商海沉浮》記載,北方皮貨以外蒙為策源地者,自外蒙獨立,交通隔絕,遂乏來源。所有蒙產之皮,多為他人攫奪而去,每年我國所損利權不鮮,皮貨業之不振、此其要因。根據程雙科的回憶,去內蒙和外蒙古的商家,大都數把總號設在外館。從外蒙運回的貨物主要是駝毛、羊毛、粗細皮貨、貴重藥材、黃金、眼鏡石等。1917年,程雙科到庫倫,有內地商戶近五百家,常駐商人達四千餘人。商舖每家有羊7,000隻至10,000隻,馬400至500匹、牛200至400頭、駱駝50至60隻。<sup>122</sup>自1927年起,外蒙政府對貨商的待遇一天比一天苛,限制一天比一天嚴。先是增加進出口的稅率,接著是調查財產,重新估價,以補收欠稅。進而多方蠶

<sup>121</sup> 池澤匯等編纂,《北平市工商業概況(一)》,頁195-203。

<sup>122</sup> 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選編,《商海沉浮》(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 529-535。

食,以致消滅,商人倉皇逃回。<sup>123</sup> 其以西北為策源地者,因平綏路沿途捐稅層出不窮,結果貨本超出平津市價。是為皮商萎頓之第二要因。<sup>124</sup>

## 結 論

西方學者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提到十八世紀法國宮廷對社會影響,他認為:「法國社會整個結構和發展,逐步使越來越多的階層渴望效倣上流社會的模式。」不僅僅是指就餐形式,也包括思維和談吐的方式。<sup>125</sup> 清朝宮廷製作的毛皮服飾,成為王公貴族、官員所仿效的對象。又透過皇帝的賞賜,毛皮服飾傳播至蒙古、新疆、西藏、朝鮮等地區,影響層面超過歷代。

其次,明代貂皮是最珍貴毛皮,貂皮製作貂裘、貂鼠披肩、貂暖耳(貂帽)。<sup>126</sup>十八世紀俄國陸地大量捕獵的貂皮、狐皮價格下跌,而從海洋捕獵的海獺皮價格超越陸地動物毛皮,海獺皮每張達三、四十兩,而貂皮只有兩、三兩。又因俄羅斯進口各種陸地和海上毛皮,毛皮種類較明代多,價格也較便宜。陳國棟教授討論明代工匠製作奢侈服飾以綢緞綾羅為主,未涉及貂皮等服飾。<sup>127</sup>

俄羅斯在廣大的西伯利亞、阿拉斯加地區捕獵動物,至十九世紀毛皮資源枯竭,毛皮被毛織品取代。<sup>128</sup> 這現象與廣州的毛皮貿易相似,蔡鴻生認為廣州的毛皮貿易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後太平洋區域毛皮海獺和海豹等珍貴皮獸,便瀕臨滅絕的邊緣。<sup>129</sup> 從蒙古共和國藏的檔案統計圖表可看出 1816 年至 1871 年間,貂皮的數量在萬張以下。狐皮、鼠皮數量急遽下降,且價格不斷上升。俄國因狩獵毛皮產量下降後,再從歐美進口水獺皮和海豹皮轉賣到中國。再者,中國人喜好黑色毛皮,十九世紀黑貂皮數量減少,以黑貓皮、黑羊皮、黑鼠皮等取代。清季除了少數上層

<sup>123</sup> 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選編,《商海沉浮》,頁 529-535。

<sup>124</sup> 池澤匯等編纂,《北平市工商業概況 (一)》,頁 203。

<sup>125</sup> 諾貝特·埃利亞斯著,王佩莉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北京:三聯書局,1998),上冊,頁187-198。

<sup>126</sup> 邱仲麟,〈保暖、炫耀與權勢——明代珍貴毛皮的文化史〉,頁 555-631。

<sup>127</sup> 陳國棟,〈經濟發展、奢侈風氣與傳統手工藝的發展——以明代為中心的例證〉,曹添旺、賴景昌、楊建成主編,《經濟成長、所得分配與制度演化》(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頁43-77。

<sup>128</sup> 參見抽作,〈十九世紀恰克圖貿易的俄羅斯紡織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9 期 (2013),頁1-46。

<sup>129</sup> 蔡鴻生,〈清代廣州的毛皮貿易〉,頁85-91。

官員仍穿著帶膆貂褂,下層官員則以貓皮、兔皮代替狐皮、銀鼠皮等。

北京作為清帝國的首都,冠蓋雲集,從皇帝、王公、官員冬天的都需要穿著毛皮服飾,為毛皮消費重鎮。毛皮的加工手續繁瑣,北京有各種硝皮局、刷皮局、洗染局來整理毛皮,縫製毛皮的工匠將毛皮切割大小齊一的材料,兼備「針腳細若蚊睫」的手藝。並且,由行會組織可見製作冠帽、靴鞋等行業,毛皮分工細密、專業,至民國時期北京仍網羅全國各處的毛皮,製作外銷高級毛皮服飾。清中葉後俄羅斯毛皮數量減少,恰克圖商人反將喀爾喀蒙古的毛皮輸出俄國。另一方面,該地毛皮亦輸往華北。自俄國革命以及外蒙獨立,交通隔絕,缺乏來源,造成北京皮貨業的衰退。關於喀爾喀蒙古的毛皮產量問題,擬將來另撰論文。

附錄一 1787至1833年間英美輸入中國毛皮的數量與金額

年代	英國	美國	總計	出處《英國東印度公 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1787	海獺皮以50,000元,售給 石瓊官			卷2,頁455
1791	海獺皮8,608張,海狸皮36,983張,貂皮7,537張,狐狸皮1,350張和兔皮115,510張			普魯士船運來海豹 皮9,619張。卷2,頁 502
1792	上等毛皮 (海狸皮、狐板、海獭皮)77,330張; 兔皮200,850張	上等毛皮7,579張;67,288 張		熱那亞船運來上等 毛皮8,420張和兔皮 164,620張。卷2,頁 510
1794	「詹尼號」(Jenny)從美洲 西北海岸駛到,運來海獺 皮約1,600張			卷2,頁573
1796	海豹皮和海獭皮7,549張	三艘雙桅帆船運來19,846 張		卷2,頁590-591
1797	優質毛皮7,030張:兔皮 88,705張	優質毛皮26,316張: 兔皮 2,856張		卷2,頁607
1798	上等毛皮19,024張;兔皮 116,220張	上等毛皮102,257張		卷2,頁624
1799	上等毛皮20,708張;兔皮77,678張	上等毛皮411,167張(其中 38,304張海豹皮)		卷2,頁635
1800	優質毛皮 27,233張;兔皮 49,392張	優質毛皮 42,650張;兔皮 80,364張		卷2,頁657
1801	優質毛皮 42,650張;兔皮 80,364張	優質毛皮444,087張		卷2,頁667
1802	優質毛皮18,518張;兔皮 105,750張	45,427張海獺皮和333,922 張海豹皮		卷2,頁695
1803	優質毛皮45,480張(包括 43,980張海豹皮);兔皮 25,550張	優質毛皮186,779張 (包括 163,260張海豹皮)		卷2,頁708
1804	兔皮101,755張	優質毛皮190,812張(包括 182,890張海豹皮);兔皮 4,570張		卷2,頁723
1805		海豹皮162,650張		俄國海豹皮132,200 張。卷3,頁2
1806	海豹皮14,940張; 其他 優質毛皮8,043張; 兔皮 54,000張	海豹皮171,500張;其他 優質毛皮36,660張;兔皮 1,514張		卷3,頁26
1807	其他優質毛皮1,136張;兔 皮20,150張	海豹皮230,670張;其他優質毛皮19,735張		卷3,頁52

年代	英國	美國	總計	出處《英國東印度公 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1808	狐皮400張;兔皮7,000張	海豹皮35,486張;另一艘 運入海獺皮3,000張		卷3,頁74
1809	海豹皮3,280張;其他上等 毛皮6,680張;兔皮8,300張	海豹皮36,824張;其他上 等毛皮48,470張		卷3,頁98-99
1810	上等毛皮4,440張;兔皮 46,850張	海豹皮27,764張;其他優 質毛皮39,412張		卷3,頁128
1811	海豹皮1,400張;兔皮5,690 張	海豹皮330,315張;其他 上等毛皮69,166張;兔皮 27,250張		卷3,頁154
1812	海豹皮1,372張;上等毛皮 13,500張;兔皮84,300張	海豹皮33,205張;其他上 等毛皮9,023張		卷3,頁171
1813	海狸皮14,668張;兔皮10,000張			卷3,頁187
1814	海豹皮4,639張;其他優質 毛皮41,486張	海豹皮58,225張;其他毛皮13,168張		卷3,頁203
1815	海豹皮4,214張;其他毛皮 24,896張	海豹皮68,189張;其他毛皮46,937張		卷3,頁227
1817		250,000元	250,000元	卷3,頁325
1819		232,000元	232,000元	卷3,頁363
1820	3,900元		3,900元	卷3,頁381
1823		269,443元	269,443元	卷4,頁87
1825	127,837元	258,235元	386,072元	卷4,頁124
1826	30,000元	256,809元	286,809元	卷4,頁147
1827		243,636元	243,636元	卷4,頁168
1828		269,398元	269,398元	卷4,頁193
1830	6,650元	78,471元	85,121元	卷4,頁260
1831		166,736元	232,000元	卷4,頁285
1832	5,000元	133,085元	138,085元	卷4,頁351
1833	17,306元		17,306元	卷4,頁380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清)文璧等纂,《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廣儲司》,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故宮珍本叢刊,第3冊、第4冊。
- (清)李鴻章奉敕纂修,《大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據光緒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 影印,1991,第12冊。
- (清)延昌,《事宜須知》,合肥市:黃山書社,據清光緒十三年〔1892〕桂林楊鴻文堂刊本 影印,1997。
- (清)松筠(穆齊賢)記、趙令志、關康譯,《閑窗錄夢譯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 社,2010。
- (清)夏仁虎,《舊京瑣記》,臺北:進學書局,1969。
- (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清)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臺北:新興書局、1983、筆記小說大觀、33編第9冊。
- (清) 崑岡等奉敕撰,《大清會典圖》,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1。
- (清)福格,《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59。
- 《內務府奏案》,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內務府奏銷檔》,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本影印,261冊。
- 《內務府現行則例》,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手抄本。
- 《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軍機處錄副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區宗華譯,《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 社,1991。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長沙:嶽麓書院,2011,第9冊。
- 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選編,《商海沉浮》,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北京市檔案館編,《那桐日記》,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
- 首都圖書館編,《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303 函 1 冊。
- 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鋪鑑定秘籍》,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2001。

#### 二、近代論著

B. C. 米雅斯尼科夫主編,徐昌翰等譯,《19世紀俄中關係:資料與文獻第一卷 1803-1807 (上)》,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2013。

- B. C. 米雅斯尼科夫主編,徐昌翰等譯,《19世紀俄中關係:資料與文獻第一卷 1803-1807 (中)》。
- G.F. 米勒、彼得·西蒙·帕拉斯,《西伯利亞的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戰爭和商業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 王永斌,《北京的商業街和老字號》,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 史若民、牛白琳編,《平、祁、太經濟社會史資料與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 正風經濟社主編,《北京市工商指南》,張研等主編,《民國史料叢刊》,第572冊。
- 申玉光,〈憶張家口的皮毛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北省張家口市委員會文史資料 研究委員會編,《張家口文史資料》,張家口:張家口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1985。
- 池澤匯等編纂,《北平市工商業概況(一)》,收入張研等主編,《民國史料叢刊》,鄭州:大 象出版社,2009,第 571 冊。
- 池澤匯等編纂,《北平市工商業概況(二)》,收入張研等主編,《民國史料叢刊》,第572冊。
- 米·約·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豐林譯、《俄國各民族與中國貿易經濟關係史(1917年以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 李華,〈明清以來北京的工商業行會〉,氏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北京:文 物出版社,1980。
- 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臺北:南天書局,1989。
- 孟憲章,《中蘇貿易史資料》,北京: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1。
- 祁美琴,《清代內務府》,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8。
- 邱仲麟,〈保暖、炫耀與權勢——明代珍貴毛皮的文化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80 本 4 分 (2009), 頁 555-631。
- 阿·科爾薩克著、米鎮波譯、《俄中商貿關係史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 徐珂編,《實用北京指南》北京:商務印書館,1920。
- 特魯謝維奇著、徐東輝、譚萍譯,《十九世紀前的俄中外交與貿易關係》,長沙:岳麓書院出版社,2010。
- 馬鶴天,《內外蒙古考察日記》,王曉莉、賈仲益主編,《中國邊疆社會調查報告集成》,桂 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1 輯 12 冊。
- 章唐容輯,《清宮述聞》,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印行, 1969,35輯349冊。
- 陳國棟,〈經濟發展、奢侈風氣與傳統手工藝的發展——以明代為中心的例證〉,曹添旺、賴 景昌、楊建成主編,《經濟成長、所得分配與制度演化》,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

- 陳湛綺編,《國家圖書館藏清代稅收稅務檔案史料匯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 心,2008。
- 葉·科瓦列夫斯基(Egor Petrovich Kovalevskīǐ),閻國棟等譯,《窺視紫禁城》,北京:北京 圖書館出版社,2004。
- 鄒來鈺、趙世俊,〈北平的毛皮業(上)〉,《工商月刊》,5 卷 10 期(1948),頁 28-29。
- 鄒來鈺、趙世俊、〈北平的毛皮業(續完)〉、《工商月刊》、5卷11期(1948),頁20-22。
- 蔡鴻生,〈清代廣州的毛皮貿易〉,《學術研究》,1986年4期,頁85-91。
- 諾貝特·埃利亞斯著,王佩莉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北京: 三聯書局,1998。
- 賴惠敏,〈十九世紀恰克圖貿易的俄羅斯紡織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9期 (2013),頁 1-46。
- 賴惠敏,〈乾嘉時代北京的洋貨與旗人日常生活〉,巫仁恕等主編,《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 性》,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
- 賴惠敏,〈清乾隆朝內務府皮貨買賣與京城時尚〉,胡曉真、王鴻泰主編,《日常生活的論述 與實踐》,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11,頁 103-144。
- 謝·賓·奧孔著、俞啟驤等譯,《俄美公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 謝興堯整理點校注釋,《榮慶日記》,陝西:西北大學出版社,1986。
- 擷華編輯社編,《新北京指南》,北京:擷華書局,1914。
- 嚴勇、房宏俊、殷安妮主編、《清宮服飾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 三島康七,《毛皮》,東京:育生社,1937。
- 吉田金一,〈ロシアと清の貿易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5 卷 4 期(1963),頁 39-86。
- 則松彰文、〈清代中期社會における奢侈・流行・消費——江南地方を中心としてー〉、《東 洋學報》、80 巻 2 期 (1998)、頁 173-200。
- 森永貴子、《イルクーック商人とキャフタ貿易:帝政ロシアにおけるユーラシア商業》、札幌:北海道大學出版會,2010。
- 森永貴子、《ロシアの擴大と毛皮交易:16-19世紀シベリア・北太平洋の商人世界》,東京:彩流社,2008。
- 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1974。
- Foust, Clifford M., *Muscovite and Mandar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 1727-180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N.C. 1969.

## Fur Trade and Beijing's Consumption from Middle Qin Dynasty till Earlier Republic of China

Lai Hui-mi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Wang Shih-m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essay uses *Kyakhta commercial files* stored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Mongolia, and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to discuss the fur trade China had dealt with Russia,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eighteenth-century. Furs imported from Russia were mainly land animals, and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re mainly marine animals. This essay uses the data of mink, fox, rat skin, otter, seals, cat skins, etc. from Kyakhta commercial files for the chart and found that fur quantity imported from Russia had declined in 19th century, but still in majority comparing to those otters, seals, rabbit skins imported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Qing dynasty had costume rules of imperial house, princes and nobles,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for winter costumes various furs were especially employed to class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oyal, the noble, and the official; which enabled Beijing to be the center of fur manufacture. A lot of furs were imported from Russia, originally for the manifestation of social classes, gradually became attire fashion in all over China since furs could be peacocked in daily life, and which also broke the barriers of social classes.

From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Business Chamber in Beijing, we can see the handiwork of fur manufacturing was divided in detail, and professional, which enable the workshops make high quality fur fashion for exporting till Republican periods. Fur products belonged in wholesale by furs' secondhand shops and silk texture shops. The wholesale peak season started in earlier autumn, buyers from Shanghai, Nanjing, Hankou, Shandong, Henan, Jiangxi, Hunan, Guangdong flocked into Beijing for purchasing fur products, of which Shanghai buyers were the most. Fur product shops were concentrated along East bank of Xi He (western river) and other places as Xiaojiangjia Hutong, Dongdashi, Dongzhushikou, where identified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fur trading in the city.

Keywords: Kyakhta trade, Furs, Beijing Industry and Commerce Business Chamb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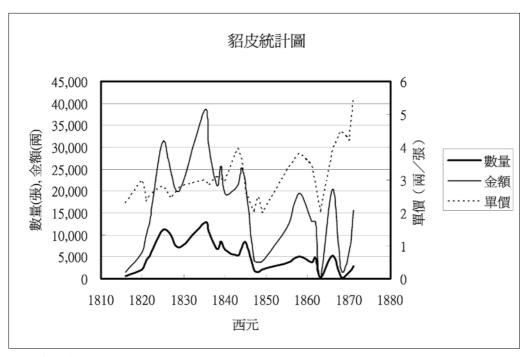


圖1 商號購買貂皮數量、價格、總額

資料來源:〈恰克圖各舖戶請領舖票隨帶貨物價值銀雨並買俄羅斯貨物價值銀雨數目清冊〉,檔案編號003-008,頁0120-0166;檔案編號025-014,頁0039-0058;檔案編號025-015,頁0059-0079;檔案編號026-018,頁0083-0124;檔案編號026-019,頁0125-0162;檔案編號027-001,頁0001-0042;檔案編號029-004,頁0041-0075;檔案編號029-010,頁0094-0143;檔案編號030-021,頁0080-0133;檔案編號030-022,頁0134-0182;檔案編號031-021,頁0069-0115;檔案編號031-022,頁0116-0192;檔案編號032-001,頁0001-0087;檔案編號032-002,頁0088-0182;檔案編號032-003,頁0183-0223;檔案編號033-024,頁0102-0185;檔案編號034-016,頁00063-0147;檔案編號034-017,頁0148-0227;檔案編號035-002,頁0010-0064;檔案編號037-008,頁0028-0111;檔案編號038-001,頁0001-0104;檔案編號042-005,頁0038-0160;檔案編號045-013,頁0069-0084;檔案編號045-014,頁0085-0101;檔案編號046-001,頁0001-0020;檔案編號046-002,頁0021-0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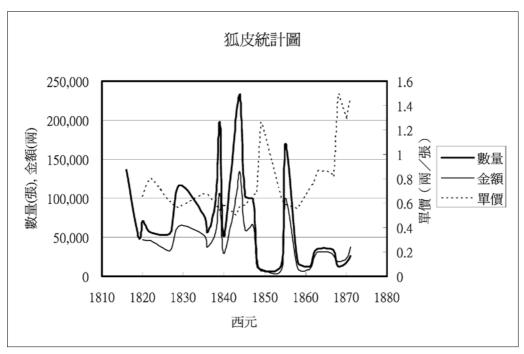


圖2 商號購買狐皮數量、價格、總額 資料來源同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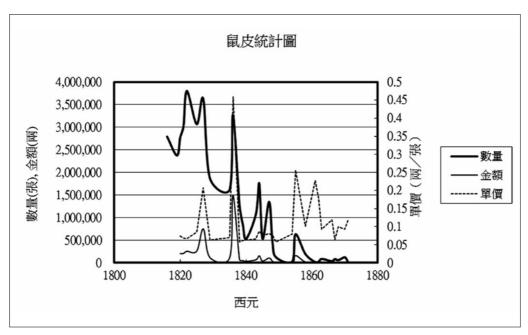


圖3 商號購買鼠皮數量、價格、總額 資料來源同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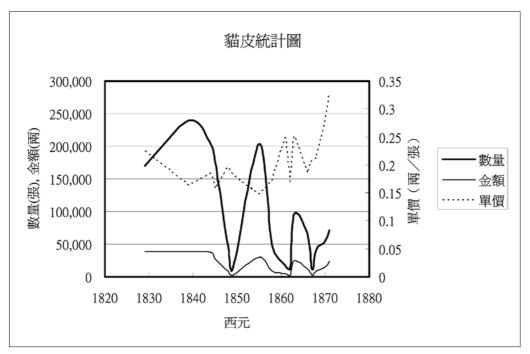


圖4 商號購買貓皮的數量、價格、總額 資料來源同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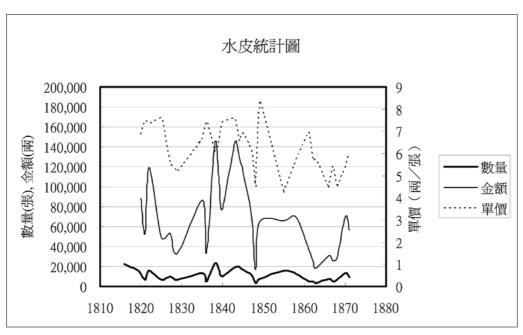


圖5 商號購買水獺皮的數量、價格、總額 資料來源同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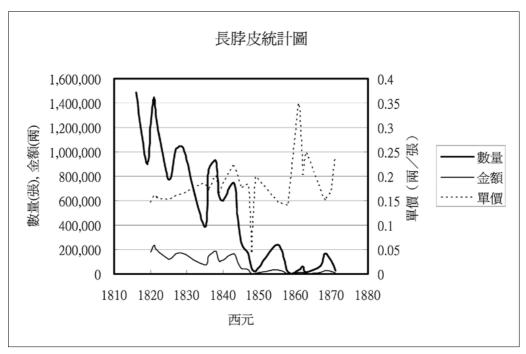


圖6 商號購買海豹皮的數量、價格、總額 資料來源同圖1



圖7 嘉慶 明黃色綢黑狐皮端罩 取自嚴勇、房宏俊、殷安妮主編 《清宮服飾圖典》 頁23



圖8 皇帝冬朝袍圖樣 取自嚴勇、房宏俊、殷安妮主編 《清宫服飾圖典》 頁28